

928
木
10

牧齋有學集

十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書

與惟新和尚書

頃者佛日漸冥法幢欲倒魔外放恣教網凌彘伏聞
大和尚座下如來真子覺皇法將契三藏于一乘半
滿無二會三宗于一鏡性相交融古人所謂四依之
一淨土龍聞者也朕而韜光自晦撝謙不居栖江浦
蕭閒之地處鐘魚寥寂之鄉明月一方演法音于頑
石風旛未動混伴侶于獵徒斯豈法運之弘開有時
抑亦衆生之機緣未到歟竊惟今日妖邪熾盛狂瞽

交馳皆以正法不明之故而三宗之中急宜提唱者
尤莫先于賢首蓋自清涼方山兩家之疏論已不免
砧錐相向而圭峰已後弘演斯宗作人天之眼目者
寥寥乏人台家各伺門庭人以妄判叛竊之談互相
矛盾以故魔民盲子緣間乘隙矯亂披猖如使華嚴
法界豁朕中天高山之旭日常明帝網之寶珠偏照
善得見而衆疾俱消末厄出而羣生咸給又何患狂
焰之不除慧燈之不續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說泐
爲人忍忘遺囑蒙雖不敏志切皈依所以願隨大衆
而頂戴敢効諸天之啓請者也蒙焦芽敗種誦帚鈍

根 七殘年矢心迴向少千首楞薄有宿緣管窺影
掠妄製諮決十篇敬因友人張子石奉獻法座伏惟
大德閱其狂愚賜之筆削俾得正其繆誤知所適從
牛羊別方隅之眼蚊蚋飽溟渤之流多生積劫何幸
如之是用齋心企踵翹勤待命若夫順風立雪頭面
頂禮咨請叅扣固非可一隅盡也伏乞慈悲幸甚攝
受幸甚不備

與素華禪師

塵土餘生淡荷慈光加被孟夏奉手書感歎無已年
來禍患如影依形劫火洞朕業風匝地重煩佛力冥

物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感人天護持瀕歿沾危懂而獲免古人有言王老師
修行無力爲鬼神所窺三復斯語良用自愧彌天飛
錫仍歸舊隱恨不能腰包戴笠撒手因依湖水一方
近可聚首插艸聚沙機緣有待聖可比行私心未悞
頃聞冰山乍判陽焰倏消空花隕滅難邀空果此是
四王韋將弘護大脩行人不願清淨佛因受此塵染
蒙雖無天眼靜中頗能覷破知其佛眼人能自領受
也去歲接席曾談續燈一事淡荷許可此非獨紫柏
老人未了願力實末泐一萬年中慧命所繫頃見濟
雲兩家堅固鬪諍蠻觸交戰首尾互敢狂風邪焰長

此安窮所望大德同體慈悲爍世外金剛之眼奮人
間董狐之筆定此公案勒成一書庶幾正眼重開魔
軍少息昔者韓退之論修國史有天刑人禍之恐識
者鄙之况乎續禪燈開末學恒沙諸佛所共瞻仰豈
復爲禍福動搖歿生誘昧此書功德比一切注經釋
論功德眞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佛轉泐輪波旬不喜
知沮壞此事者必多矣願以師子無畏力自斷無爲
所咻也首楞蒙鈔三易其稿今秋輟筆少有端緒更
加數年研究補闕正訛狀後就正有道爲流通之計
向有緒言未竟者則愍大師性相達大師八識未了

之義及闢交光師邪說本末此三段公案略荷指授
誦帚鈍根未能記憶敢乞信筆疏通伸寫疑義俾學
人得破聾導瞽因指見月幸甚幸甚阿耨達多龍三
宮中生出四大河水廣利四大海羣生豈惜以筆尖
餘潤作四河水救度此焦芽敗穀耶宗鏡刪訂非鵝
王擇乳不能具此心眼俟讐對畢卽當仍歸湖水因
白法老人便郵附訊法座軍持相望敬候德音

復卽中軋老

餐風味道積有深懷立雪吹燈未遑依止伏承慈誨
重荷記存同體大悲彌深鏤染竊惟斯世正眼希微

法幢摧倒今欲折伏魔外必先昌明正法孟子曰君
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辟諸用藥治病先扶元氣辟如發兵討賊先固根本
今之爲法者不先昌明正法徒欲以岐口沓舌撐柱
盲禪代治之不克又讐其氣味惠灼借言和會倒戈
而從之則亦末矣台家一燈實在法座慈賢兩宗同
所欽挹今將重理涅槃大經發明頂_■二師所未備
此法門調元之神丹卽末劫伐邪之上劑也我如來
常寂光中悉知悉見豈不如往昔求使時心在阿難
如初日之照東壁乎願我大德當仁不讓奮筆而成

物齋有學集 卷四十一
之時節因緣誠哉不可失也法華一經玄義奧妙苦
于過詳文句點定苦于過略學粗眼但別方隅不
有指南誰爲準的要解以後衆說紛如玄義不玄盲
人妄判今當治定盡爲一門務使百川必東四河入
海不獨開權顯實宣敷如來一大事因緣抑亦智者
大師開宗立教之正旨也以台家一家言之亦有兩
端一者法華雜華金口演說分河飲水諍論煩興此
別彼圓或攻或守如虫二口共嚙一身若鎧菴東湖
之流排擊他宗情隨函矢謂慈恩一宗豈容崛起四
海永清之後則固而比于妄矣此山家室外之鬪所

當寢息者也慈先傳止觀正脉流法華大旨何以斥
爲山外之祖孤山與四明同學心觀眞妄畢觀三詩
異說何以牴牾之甚嘗川以四明弟子操戈入室十
諫雪謗杭抑妙宗何以抵灰不相下故當判其阡陌
別其涇渭無俾亡羊長失訟鹿不休此山家室中之
諍所當平亭者也人天眼目法炬在慈光教扶宗伊
誰之責金剛經言于此經典受持誦讀爲人演說所
云演說者以口說以舌說以講解說以筆墨說以塵
塵剎剎熾狀而說非但踞曲盤牀升論師座吮唇播
舌而後謂之能演說也伏祈具大願雲施大法雨慨

狀命筆以涅槃爲說始而他經傳次第闡發古稱四
明中興教觀陪位九祖豈異人任在大德荷擔而已
矣昔者佛轉法輪必資啓請如蒙鈍劣不能比迹梵
天亦宜自後于夜叉之傳唱乎伏惟採擇法門幸甚
衆生幸甚涅槃經疏二函點勘已畢附歸記室文字
品十四音議仰承下問蒙于音聲文字茫狀無所解
嗣當悉心詳考少有弋獲取次奉復茲固未敢強所
不知艸次抑對也仰恃法乳之愛率爾狂易幸惟慈
宥不盡翹企

答覺浪和尚

蒙以暮年窮子歧向法門自分多生願力現世根器
惟有埽除戲論綺語習氣將世間語言文字宣揚正
法庶可俯除宿業上報佛恩讀植聖草中刻經著述
二篇不覺懽喜讚歎踴躍起舞每思紫柏大師謂本
朝單傳一宗幾乎滅熄傳燈未續是出世一大負今
世魔外交作狂瞽橫行宗師如林付拂如葦如公所
云較正五家宗派判定一書作錄以繼傳燈作傳以
續僧寶使綱宗決定眼目分明一切僭竊裨販無所
忌憚之徒如堅氷之人沸湯不日消殞則永明之教
再見于斯世諸佛正法眼藏不憂沈沒無日月墨穴

世界中矣當今之世非公其誰當仁不讓幸爲努力此中關係直是一藕絲繫須彌山須透出金剛眼睛猛利用事是非邪正陰陽黑白如定爰書如照業鏡較景德景祐間其難百倍其功亦百倍若謂魔眷衆多燒亂可畏不知諸佛慧命斷續所關定有密跡力士執那羅延杵侍衛有欲破壞者白狀頭破八分碎如微塵古人捨身爲法亦復何憂何疑懼哉微誠積願悵撥涌現敢以弱毫尺蹄代骨墨皮紙仰效梵天殷勤啓請昇日當持鉛提素供執簡之役於左右如裴公美所云不忘圭峰法乳之恩也本師夢遊全集

空隱師頃從嶺南寄到卽當較刻流通承示大序正是函蓋相合法門中機應感召良非偶狀也勿允奉復語不倫次唯座右諒之

又答覺浪和尚

承示續燈錄起凡例精詳楷當確狀爲人天眼目知妙吉祥乘後猊已將自口中出矣近代紫柏海印之外有密藏開公具金剛眼睛能爍破四天下間其殘編斷墨詳論禪講二家諸方尚有遺畱者應一訪求以資擇汰之眼又本朝宣德間徑山有增補續傳燈一書詳列大慧以後諸家宗派此亦宗門要典諸方

未有談及者亦應訪求若近日流通諸錄朱紫不別
烏焉二寫不獨嚴統之爲譌繆和尚秉大法炬然大
法燈首當于此處照破塵沙劫中諸佛諸祖共當灌
頂證明應不惜師子全力也憨大師夢遊集仗靈隱
栖壑二公得窺全寶而書生陳方侯于作字頃感動
出家是因緣尤爲奇特比與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
云我是賢劫一佛有何异邪因思屠兒多生用屠刀
殺人我輩多生用筆管殺人我輩之筆管卽屠兒之
屠刀也屠兒瞥眼能放下屠刀我輩多生不能放下
筆管視彼嶺表諸生豈不可笑可愧又當知殺活一

機放拈不一拈起時筆管卽是屠刀放下時屠刀亦
成筆管今欲流通大師全集廣募衆緣仰求老和尚
拈起筆管卽以屠刀而爲說法使現在世間屠兒書
生不改各人面孔人人作賢劫一佛不亦快乎扇頭
佳什次韵奉和落句有石題評一語亦是老書生
把屠刀也老和尚得無以切泥鈍置之乎揮汗覩縷
放筆一笑

寄內衡法師書

恭聞大德繼紹新兩公之後樹法幢于武林慈恩一
宇遂如驪珠獨耀桂輪孤朗益希風望塵爲日已久

特齋存學集 卷四十一
頃過湖上方擬樞衣咨請而侍者已先期渡江遙望
法筵如在天外謹遣一介焚香再拜通姓名于左右
且少有啓請焉益以西垂之歲歸心法門旣不能勤
修六度又不能了悟一心多生結習在聲名文句中
只好借此一路回向真乘庶幾就路還家不斷佛種
竊念爾許時世魔強法弱宗熾教微台賢慈恩三家
不絕如綫而時師之明教者又往往崇今薄古沿流
失源如清涼所謂勝負氣高是非情厚上古妙義用
而不言先賢小疵廣申破斥者昧昧思之竊心恫焉
良不自揆思以凡心淺智討論經論之异同和會宗

門之鬪諍庶幾使諸聖玄旨如日中天古師微言不
墜于地而根器闇劣學問單疎屈步失足水母無眼
如然螢火以照須彌如持牛毛以蘸海水心識知其
非任狀終不能以但已也且如金剛一經慈氏以補
處菩薩著頌無著天親以地上地前菩薩造論圭峰
纂疏科文則依天親釋義兼採無著不獨稟承青龍
大雲諸古師實佛佛相承之宗旨也今欲一切抹殺
各豎新義不但無著牽羊且使慈氏退舍可乎不可
乎又如首楞一經長水遠遯京贊近師宗鏡旁魄蒐
羅實百代心匠之祖令人沈溺晚近互相師習不曰

會解云何則曰正脉云何談及古人師承宗旨如理會科斗時事晉之籍談數典忘祖君子譏之而况于佛典乎蒙于二經疏解僭有鈔略般若則以偈論爲大宗首楞則以長水爲綱要自茲以往諸宗异說皆爲難其繁仍撮其要領辛勤數年略具艸豪擔囊負笈願就正于有道而惜其不相值也惟識因以志願研求如入暗室不見手掌承聞合響之後更有述義舊疏新章咸歸智鏡請以暇日剴心誦習終當重趺布髮而請諮決也瑜伽師地論實爲惟識之宗天親撮其要義造惟識三十頌今驟閱瑜伽文海浩汗不

知天親所撮以造頌者何處標文何處約義又古來判教大率以瑜伽屬相宗中論屬性宗相先性後似有淺深差別今考瑜伽論釋曰龍猛採集大乘無相空教造中論等由是衆生復著空見無著菩薩證法光定事大慈尊請說此論理無不窮事無不盡云云則又似中論先而瑜伽後相未必淺性未必深也此皆承學所未了更有疑義數則具如別楮望于紙尾一一批示如來說法度人不擇聾盲喑啞定不以爲狂爲瞽而置記不答也湖上尚有旬日淹畱翹勤頂禮佇俟來教馮楮可勝瞻仰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一

疏

大報恩寺修補南藏法寶募緣疏

粵自恒星西鑿圓音雷布於中天慧日東臨遺教雲垂於震旦傳譯一千四百餘部因果括囊尊奉一千二百餘年人天光被運開鴻朗會顯龍華皇覺現身御金輪而說法蔣山廣薦捨寶筏以渡生欽註楞伽精研初祖之心法陰翊皇度特標柳子之微言法界弘開義天宣朗日本命金襴之使則草鬯風從雪山搜玉庫之經而多羅雲集紫金山卽耆闍崛雲鷲飛

騫秦淮水作阿耨池天龍窟宅龍光象馬佛光紹隆
玉鏡珠囊法輪助轉線花貝葉慈光翔涌于朔庭須
曼燕支慾網銷降于忍土五花貢牧宛馬齊來千里
市場陽關不閉昭神武于不殺遐暢皇風攝異類以
逆行冥資佛力承平暇豫衆生之業果弘多正法凌
彛邪外之侵氛交作原其來漸厥有二端一者青色
邪師黃頭外道建瞿利爲天主抹殺覺皇誣彌戾爲
大西混淆器界一者五魔末品四衆下流假棒喝爲
排場聚聾導瞽掃經律爲戲論狂走迷頭怪鬼縱橫
魔民鼓煽植邪因于像末譬諸蠹蝕而蟻緣啓殺運

于劫初遂致木穿而屋覆用是三精霧塞九塞颯迴
百丈瓊臺漂零驟雨千尋華觀掃蕩沉灰悲哉佛日
之中淪洵矣法雲之有待歲丁單闕運屬蕭辰旅泊
長干抱鹿苑垂成之後頂禮大藏佇鷄鳴問夜之期
爰有友蒼庭公應囑累而至止旻昭侍御矢金湯以
護持相與次第經函棟料藏板逝將整齊漫漶拾補
闕遺結構藏弃之房分濟流通之法務俾三乘四教
再耀摩尼五部千函重羅寶網事方經始願屬弘深
授簡虞蒙申言唱導嗚呼昔者雙林示滅三藏未興
諸天唱言共求法寶以謂法船欲破法城欲頽法海

欲竭法幢欲倒法燈欲滅今茲正法凌彘非其時歟
又謂象王旣逝象子亦去行道入漸少惡人力轉盛
今茲邪外交作非其讖歟以諸天之愁悶啓迦葉禮
足之因以迦葉之捷槌成王舍結集之果思諸天心
沒憂海不減阿難我輩漏染衆生當復如何悲愍念
迦葉清淨選除維艱建立我等現前承用當復何如
奉持我佛得法僧祇演音妙界大悲愍物方便利凡
若復逆佛本懷不思顯發是爲滅法豈獨辜恩護法
以破邪爲宗破邪以顯正爲本如上所說總屬謬因
一則罪重撥無一則病深狂易從地倒者還從地起

生滅不壞一心用藥毒者還用藥銷對治必資三寶
惟茲法鏡有照卽空斯彼邪壇不摧自倒譬摩祇之
片藥力治蟲豸而饑虵之毒螫頓除若梅檀之一枝
香徧由旬則猗蘭之熏臭都屏注赤帝以點香海思
汚尾間持螢火以照須彌謀燒頂踵豈徒制其邪繆
還當渡彼痴冥斯今日標本之要機故當年總持之
宗鏡矣謙益多生敗種宿世鈍根幸逢勝因頓增往
願心力俱直敢力折闡提之幢知見未開誓先遣阿
嘔之種更祈同志竝發深心佛法僧寶寶皈依經律
論燈燈繼續少金剛吞少府藏定透肌膚一滴水入

于天池齊無終始身經塵刹偏爲床座三千心學多
聞普願總持十二庶可獲衆生之最勝終當請諸佛
之加承謹疏

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

大藏之改梵夾爲方冊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
開公始也海內鉅公長者主議倡導者則有若陸莊
簡公光祖陳莊靖公瓚東溟先生管公志道祭酒馮
公夢禎紫栢法眷誓願欣助者嘗熟繆布衣希雍金
壇于比部玉立暨丹陽賀氏吳江周氏沈氏刻塲初
卜清涼後移雙徑旣而恢復化城訂約化城貯板楞

嚴發經者中丞用先也藏師遁跡紫柏示化六十年
來物變錯愕而經藏一燈相傳未熄庚子歲壽光上
人以律行推擇住持寂炤嘉郡諸善信翕然傾化謀
襄盛舉于是四方經版若寒山趙氏平湖馬氏金沙
于氏咸輦輸輻輳歸于化城壽光剖心佛前誓捐軀
盡年爲可開二大士了此弘願海印弟子錢謙益乃
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於乎是舉也有四善焉一曰報
佛恩二曰拯末法三曰挽劫運四曰知時節洪惟明
二祖開天四輪御世藉鴻庥于三寶頌龍藏于兩都
結蔓之文重來竺國灌頂之侶叠至月邦海宇乂安

人天祐助時當萬曆運在日中 婦守職貢于燕支
烽銷馬市 長乞靈文于貝葉箭折氊裘自此鷄彝
象尊皆歸佛土遂使金隣玉嶺共暢皇風凡我今日
之臣民誰非神祖之佛子維茲藏英肇刻萬曆之中
年奉此經函卽同祖宗之慧命文身無量佛日常新
欲報荅慈父之慈宜宣布法王之法所謂報佛恩者
此也昔若法弱而魔強今若宗強而教弱魔強法弱
魔在法外宗強教弱魔在法中棒喝交加豁達莽蕩
是爲惡醉而洪飲誰能引鏡而識頭誠使性相二宗
燈燈齊焰經律三藏鏡鏡交羅般若影現于河沙金

剛穿透于骨髓則慧炬不揭而自耀邪雲不撥而自
開矣昔者楞伽佛語之宗唯識轉智之旨闡自風幡
已後蔚爲義解之師固已鏡懸方來預鉗狂僞今于
斯世布此遺經楞腹飢虛飽以梁黍寒風凜冽禦彼
復陶固諸佛所證明亦諸祖所印讚所謂拯末法者
此也吾讀張魏公虎丘經藏記曰兵革鬪亂起于無
明清淨回心殺氣自息以現前山河大地本依無明
不覺而生則一切殺劫若緣皆從煩惱增上而結人
我相重恩仇海深但謂此人殺彼人不知自心殺自
心劫末之後怨對相尋拈艸樹爲刀兵指骨肉爲仇

敵蟲以二口白嚙鳥以兩首相殘我佛同體大悲視
如一子應機說法爲彼衆生今乍免劒林鐵鋸之災
猶未脫血路刀塗之債亟宜猛省回向佛乘三細六
粗旋滅五陰之重擔六爻十習長超三毒之深坑福
以智名土由心淨化毒霧爲寶雨轉殺氣爲祥雲所
謂挽劫運者此也若乃時節因緣有其多說一者未
流法寶忽玩易生以是故先甲後庚紆歲月以課其
成要一者此土衆生剛強難化以是故先號後笑資
喪亂以創其回心又則執悋多端欲貪爲種銅山錢
埒留待摸金之中郎白鏹朱提總付借財之車子睹

茲覆轍破我慳囊但捨貧女之一錢卽破微塵之千
卷又則劫運促迦陵谷遷移當藏師壬午發願之年
正賤子庚寅吾降之候歲更八十運已千年龍象銷
沉鳳麟遐舉經廠之琅函重閉長干之蠹簡猶新惟
此一絲獨懸九鼎尙不及時整理抑或任運凋殘惜
矣劫灰哀哉墨穴慢舟先滅良無待于月光般若重
興恐難期于南岳又况經本五千餘卷似闕二百有
零刻資三萬餘金今估二千以上功惟一簣事在合
尖共種善根無忘嘉會藏藏師未了之一願則四願
齊圓轉紫柏無盡之一輪則三輪具足挽法運卽以

挽世運報佛恩亦以報國恩行矣上人勗哉夫子聽
茲苦語勿厭繁文

武林湖南淨慈寺募建禪堂齋室延請禪師住

持宗鏡唱導文疏

淨慈無生願公法筵之偉器也悼法祖之凌夷悲山
門之頽圯誓衆告佛以興復爲已任敘述唐宋以來
興替故事與發願經營緣起走其徒數百里告聚沙
居士曰茲山實永明智覺禪師結集宗鏡之地現國
王身爲大護法者吳越文穆忠獻二王也居士爲佛
法金湯爲吳越苗裔願於楮墨間放大光明不獨唱

導四衆實天人眼目所馮依也居士炷香佛前合掌
讚歎曰善哉善哉五濁世中三災劫後上人乃思扶
衰起廢樹大法幢豈非甚難希有者耶我聞佛法不
違時節因緣識尙父于成卒爲佛法作主者法濟也
識永明於天柱與元帥有緣者韶國師也於時禪學
大興定慧延入王宮受戒義解明律龍象歛集或分
席說法或神通應現漢南小小國土華嚴法界湧現
恒沙蓋其君臣主伴皆乘願輪受佛教者與今日時
節因緣當復云何石鑑錦樓誰堪囑累赤髭白足誰
司記蒞上人之言曰滄桑密移民不識兵革是壽師

無緣大慈所攝受壽師常寂光中未知作何證明東
山肉身雨淚開寶智覺爾時爲當破顏微笑爲復悲
愍雨淚上人具有天眼更當再一勘辨也宗鏡一席
談何容易漢南奉制稱其居吾國土代佛宣教心潤
太虛體包羣動人天善友非師而誰洪覺範以謂味
其生平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
聞韶法鏡歸然一燈如綫荷擔何人補處何據年來
魔外交作盲禪熾盛吾嘗作武林報國院記聞谷塔
銘慈大師真贊不惜張拳努目饒舌發揮慈大師往
蒞三峯勘別學人親侍中銜備聞箴砭今年七十老

矣雖復齒豁頭童故自眼光如漆豈肯香口咬舌隨
流唱嘆上堂示衆不異登場整拂拈錫渾如演戲居
然繁承佛印弘紹祖庭智覺於常寂光中爲破顏爲
雨淚應亦如前所云云也上人勉之哉悲願堅固機
緣勃興飛樓湧閣故當一彈指頃移兜率于人世智
覺諸老亦必乘願再來爲不請友爲大導師有爲因
緣如浮漚起滅何足道哉居士身爲窮子財施法施
一切無有度冊有蓮池大師彌陀疏鈔一部謹函致
土人作宗鏡開堂資本仍遙寄一語普告四衆蒼天
居士唱導竟護法竟也

永定寺興造募緣疏

吳城永定寺者經始于顧太守之捨宅得名于韋刺史之題詩至正重新永昌傳九臯之法席永樂鼎建備著衍少師之刻文法無汗隆運有興替胡天水改作書院豈非闡提江桃源復此招提又遭壞劫乃者惟密法師貫花飛錫挿草唱緣畫毘聚沙假形像而說法氷床雪被罄衣鉢以命工誅鋤艸茅冀除瓦礫樹寶殿于棟折榱崩之後似湧靈山煥金谷于風饕雪虐之餘如來兜率辛勤畚築次第經營行將復五賢之俎豆炳煥丹青闡海印之法堂牢籠緇素功有

同于累土事必待于布金清信士三山鄭君等以是因緣屬余唱導余惟此郡舊本吳都三都九達伽藍櫛比長街夾巷蘭若駢羅道俗接居營建接踵邇其利益益可指陳一者通邑大都紅塵四合摩肩擊轂白汗交流族類煩滋則貪嗔易種風俗侈泰則淫殺難除斯菴藹之興區卽業殃之淵藪於是精廬布列梵宇叅差刹竿法幢夾旗亭而拂路咏歌嘖讚流闌闡以飛聲歷落鐘魚輝煌經像庶使鳴鐘鼎食發深省于朝歌魁削市屠迴慈心于夜夢邇者滄桑變革運起市朝兵燹侵凌阨先都會數當陽九劫抵災三

鬼爛神焦出出每鳴于宋室往歌來哭踈踈有驗于
魯巢欲挽劫波須資佛力惟諸佛菩薩湧現之地爲
天龍神鬼擁護之區風旱可以祓禳刀兵易於消弭
今殿宇重新之日值介馬甫息之秋碧血青燐乍收
餘燼朱門白屋旋復舊觀金鋪綉柱甲乙更西第之
堂垣木帷毬門庚癸聚東方之壁壘茂苑之城如畫
閶門之帆欲流凡茲佛力之普存豈非人天之加被
仗護世四洲光明之福德允叶天休考形家五緯生
尅之機祥亦云无咎願我善友同耕福田發歡喜心
施財施法生不動國供佛供僧花鬘雲徧覆四郊共

依寶地甘露幢高臨三界永謝刀塗福不唐捐語無
虛誑

普德寺募修禪堂疏

西蜀勗伊法師問公駐金陵城南普德寺儀範霜肅
辨才雲湧講法華楞嚴楞伽諸經唯識諸論如水瀉
餅如肉貫串黑白四衆圍繞傾聽心開首肯嘆未曾
有將開演華嚴宗旨大轉法輪寺當頽圯後禪堂數
椽上漏旁穿軍持漉囊靡所栖止

心法藏始篤信華嚴一經經中之王賢首一宗教中
之海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

無不

者昔康藏初宣

白光涌蓋清涼繼演景雲停空圭峯再講 新疏泰
恭小師斷臂聽法今于後後五百年說此大經交映
千門融冶萬有豈非乘大願轉作如來使帝心以下
諸祖從毘盧華藏中分身冥加助佛宣化者與如上
功德海墨難書舉要言之畧有其二一則曰以挽末
法也二則曰以救末劫也云何爲挽末法大法垂秋
狂瞽交熾盲禪魔民彌天障日不待月光出世此世
界幾成墨穴矣演若多晨朝覽鏡迷頭狂走欲令知
本頭不失非仍以明鏡指之不可今于中風狂易之

時演說圖頌法門三法界十玄門大圓鏡智朗然中
天彼迷頭狂走之人終不能出大圓鏡中將爽然自
失矣彼如劒葉林下卽傷人我如舍支鼓慈愍說法
藥王儲上藥以療病海師具慈航以拯溺佛種不斷
非小因緣故曰挽末法也云何爲救末劫五濁衆生
業用深重墮地獄苦歷刀兵劫馬頭火狗籠身而耕
舌封狐乳虎噉血而膾肝四山來合八苦交煎歷劫
燒然物銷報盡惟此華嚴蠲除宿業一偈能排地獄
之苦而况于人世間柁械枷鎖有不應聲解散者乎
升天能止修羅之障而况于小劫中礮車熱鐵有不

觸手銷滅者乎寧風早彌兵火迴血塗撈毒海家持
夜摩之偈人唱善財之歌斯世之灰場鬼國胥涌現
爲華嚴樓閣恒沙法施莫大乎是故曰救末劫也當
知此世界無盡衆生無盡法師演華嚴法界自度度
人功德無盡四衆聽者一字染神歷劫不失功德亦
無盡有人能施法財莊嚴法筵供養清衆是功德與
講者聽者永不唐捐等同無盡居士炷香禮佛說誠
實言人天八部所共證明有如不信當拔吾舌

乾元道人祠屋疏

於乎天傾西北地圻東南捐採芝服木之身抱寢苦

臥薪之痛嗟南風之不競無救陸沉抱明月而長終
居然水解文履善黃冠柴市了宿願于他生陸君實
紫服珠崖現幻身于異代騎鯨一往猶祈帝命于寥
陽跨鶴重來忍睹人間之雜沓次上公之班列終比
玉晨播十賚之寵章尚紆金雉修三間之老屋懸一
領之道衣採此山薇媿積金澗之蒼木酌茲春酒侑
華陽洞之白雲望美人兮湖湘思夫君兮太息

爲柳敬亭募葬地疏

太史公滑稽傳曰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吾觀
漢人孫叔敖碑文言楚王置酒召客優孟前舉酒爲

壽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于其中楚王欲立爲相歸而謀之其妻爲言廉吏不可爲孫叔敖之子貧賤負薪爲之歌詞以感動楚王復封其子此蓋優孟登場扮演自笑自說如金元院本今人彈詞之類耳而太史公敘述則如真有其事不露首尾使後世縱觀而自得之此亦太史公之滑稽也嗟乎孫叔敖相楚之烈自若敖蚡冒華路藍縷之後于荆無兩一旦身死其子貧賤負薪楚之列卿大夫無一人爲楚王言者而寢丘之封乃出于一人之口則卿大夫之不足恃賴而優孟之不當鄙夷也自古已然矣雖然孫

叔敖之身後而優孟可以屬其子假令優孟而窮且無後也楚國之人豈復有一優孟爲之搖頭而歌者乎士大夫恬不知愧顧用是嗜警優孟以爲莫已若也斯可以一喟已矣柳生敬亭今之優孟也長身踈髯談笑風生重齒牙樹頤頰奮袂以登王侯卿相之座往往于刀山血路骨撐肉薄之時一言導窾片語解頤爲人排難解紛生死肉骨今老且髦矣猶然掉三寸舌餬口四方負薪之子溘死逆旅旅櫬蕭然不能返葬傷哉貧也優孟之後更無優孟敬亭之後寧有敬亭此吾所以深爲天下士大夫愧也三山居士

吳門之异人也獨引爲己責謀卜地以葬其子并爲敬亭營兆域焉延陵嬴博之義伯鸞高俠之風庶幾兼之余謂梁氏生賃伯通之廡死傍要離之墓今謀其死而不謀其生可乎平陵七尺玉川數間故當並營不應偏舉敬亭曰此非三山隻手所能辦也士大夫之賢者吾侍焉游焉章甫韎韐之有聞者吾交焉友焉閭巷之輕俠裘馬之少年輕死重義骨騰肉飛者吾兄事焉吾弟畜焉生數椽而死一坏終不令敬亭烏鵲無依而烏鳶得食也某不願開口向人惟明公以一言先之余笑曰太史公記孟嘗君客鷄鳴狗

盜信陵君從屠狗賣漿博徒游生之所稱引者冶游則六博蹴鞠之流豪放則椎埋臂鷹之侶富厚則駟驗洗削之類其人多重然諾好施與豈齷齪關茸兩手據一錢惟恐失者要離專諸春秋時吳門市兒也豈可與衰衣博帶大冠如箕者比長而較短哉子姑以吾言號于吳市吳市之人有能投袂奮臂感慨而相命者吾知其人可以愧天下士大夫者也子當次第記之他日吾將按籍而稽焉

一音普稱周法界聞修羅琴得解脫二十五輪竝圓
通單複綺互無差別譬藥樹王愈偏病如意珠玉隨
意與瑜珈相應十七地聞思修地具三乘僧伽夜升
觀史天親聞慈氏如是說攝我妙入圓通海了達殊
勝三摩地毘盧樓閣一時啓稽首觀音觀自在

關聖帝君像贊

絕倫逸羣鬚髯奮張虎臣赴赴國士堂堂勒蜀山之
鐵銘兮昭回漢鼎誓長沙之銅柱兮離立扶桑胡刀
投而江沸嗟璽出兮山芒吁嗟乎威震華夏義薄吳
蒼人心天日遺訓煌煌受佛付囑屹爲金湯肩護法

之韋將踵衛世之四王人之欽公者以謂老瞞虓魄
蚩尤遯藏龍華冥錫爲帝爲王不知夫玉泉老衲片
語擊傷雲中投記刀下承當夫是以斷修羅趣歸選
佛塲千秋萬劫常依如來座下領八部而齊三光

紀鄆嫠婦贊

左傳載莒有嫠婦莒子殺其夫老託紀鄆紡焉以度
而去之齊師至則投諸外齊人夜縋而登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齊師遂入莒考杜注紡以度城者因紡
纒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也古者謂去爲
藏去卽藏也壯哉斯嫠以一老婦人敵怨國君紡纒

投繩報讐所天豈非節俠偉丈夫哉莒嫠去華周杞
植妻未遠班固古今人表載二婦而遺莒嫠劉子政
列女傳下及于弓人之妻周郊之婦而莒婦無聞焉
摩挲頌圖名氏翳然秋隄落葉颯然感懷作紀郭嫠
婦贊贊曰

莒嫠老婦規報國君連紡縋敵莒子夜奔女娃湮海
自悼其溺豈若此嫠殉夫讎國孟堅失表子政闕記
自非丘明孰炳青史茫茫宇宙繫此長繩忠臣壯夫
盍縋而登

漢新城三老董公贊

孔子成春秋後二百六十四年項羽使九江王布殺
義帝于郴漢王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爲義帝發喪祖而大哭
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
者董公之言出春秋大義昭揭于天下而羽之爲亂
臣賊子定而天下之君臣父子定百千萬世之君臣
父子亦定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
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公羊
傳曰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君弑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君弑賊不討不

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春秋之大法記于禮傳于
傳沈晦于戰國亡秦而楚漢之際乃孽圻于董公彼
董公者扶天樞立地極整人紀其諸尼丘之耳孫與
其諸左丘明卜子夏之宗子歟漢祖之夫子之宜也
生乎百世之下遭君父之難不討賊不復讎而復不
忍自絕于臣子雖董公若之何盍亦祖而哭諸謹作
贊曰

仁獸西至彗星東布春秋告成亂賊斯懼魯壁自
秦灰方然度周至漢竹帛未宣三分地圻九江天高
羽殺義帝如燎一毛董公昌言名其爲賊重瞳喪明

喑啞禡魄縞素發喪天人震驚軋乾撼坤肇造漢京
北軍滅呂漸臺僂莽炎精不沫四七重朗陋哉小儒
矯誣錄圖水精赤帝指應漢符堂堂正正一言與邦
爲漢制法實維董公端門之命豈不在茲尼山縹筆
寶式憑之偉矣斯人儒者之雄繁露後賢敬孫瞽宗
春秋不亡宇宙不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報慈圖序贊

壬寅冬余八十餘生中寒病足縉弘明集遠公與桓
靈寶往復書問至沙門晝敬論末簡覆卷嗚咽旣而
思陶淵明不應徵命作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

孝傳實唯其時遠公以忠淵明以孝悠悠千載孰有
知兩人心事比而同之者耶靈巖退翁和尚旣爲其
父母立傳香晨燈夕有懷不忘小師越祖請畫工爲
輪珠小影日報慈圖而退翁復爲之序傳稱孝敏先
生奇偉節烈男子每觀楊忠愍傳奇罷酒語子弟以
忠臣孝子相勸勵乙丑八月病臥江村蚤夜呼憤而
卒廬山之嘆贅旒潯陽之悲重萃斯人也殆有曠世
而相感者矣退翁旣而截斷衆流長揖三界而報慈
拳拳奉忠孝爲正令豈非以忠孝種性卽佛種性悲
愍斯世多不忠不孝作最後無佛種人不惜號呼告

報與我聞天帝與修羅戰觀察閻浮提人忠孝臣子
爲益多者卽天侶增威而喜否則天衆減少而懼吾
夫子著孝經成曾子抱河洛書夫子簪縹筆衣絳單
衣罄折向北辰告備於天天帝受佛付囑祐助忠孝
唯吾夫子知之故告備焉告備於天卽告備於佛也
世之儒者徒謂孝經爲開宗明義之書吾夫子告備
之深意惜焉不察崇佛乘者推 公執諍抗禮樹法
門之城塹不復悉其大弘誓願所以扶皇極而整人
紀者余覽報慈圖序奕奕心動推其本而論之大慧
有言吾雖學佛出家忠君愛國鬱然與忠義士大夫

物類存身集 卷四十二 五
等凡我圓冠方屨之徒可以少知愧矣謹作贊一章
不徒以訊僧史贊曰

流俗靡靡如火消膏忘君背親裨敗相效揭揭斯人
挺挺蓬荻天骨峻擢荷檐忠孝誕生開士出塵矢報
傳寫其真圖寫其貌廣場劇戲杯酒誼鬧尙方天高
西市鬼嘯覆杯擊案泣涕如瀑病亟搥床以死自要
豈無孤生亦有九廟肅肅素練整整皂帽如聞話言
如領談笑風生眉間芒吐毛竅靈巖法幢寶網羅幃
千燈交光十日竝照標榜忠孝以願以詔不斷佛種
如來所報洙泗樓頌竺墳魯誥日月耳環啞彼兀冪

勗哉儒門逃無聲教參商二星終古長曜

遠法師書論序贊

東晉末遠法師在廬山與桓玄書論往復具在弘明
集暇日披尋慨然見遠公心事于千載之上乃撰次
而序之曰嗚呼晉室凌遲兇渠煽虐擁重兵而脅孤
主藐然視天下無人顧獨嚴憚遠公屹如元戎沙汰
僧徒則曰廬山道理所居不在搜簡之例沙門盡敬
詰難入座始而遺書諮決未敢輒行旣而首出僞詔
盡寢前議其爲禮于遠公也至矣公前後抗辭一無
所鯁避訶其罷道則曰迷而不返將非波旬試嬈之

言辭其間抗禮則曰南北不雜恐有異類相涉之象
危言激詞耿耿如秋霜烈日玄終莫敢誰何公羊子
曰孔文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
者其遠法師之謂乎作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序曰
咸康中車騎將軍庾冰詳議沙門盡禮至元興中太
尉桓公亦同此義論末書云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
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吾同志僉懷贅旒之嘆
故因述斯論云元興三年桓玄之永始二年也踰年
之間奄有晉祚尋陽降處比跡陳留乃大書特書曰
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唱義軍之先聲望乘輿之反正

何其義之壯詞之直也書太尉桓公表晉官削僞號
也書晉元興三年黜永始并黜太亨也此十字書法
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千秋而下習
樓煩之春秋有不骨寒而魄褫者鮮矣吾惜夫後之
作僧史者徒知執諍抗禮爲撐柱法門盛事而其深
心弘願整皇綱扶人極者未有聞焉斯可謂痛哭者
也論始于明報應終于形滅神不滅者何也古今之
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者必先有無君父之心而後動
于惡其敢于無君父者何也以其無報應也其所以
無報應者何也以形滅而神滅也神滅則無報應矣

是故神滅之論古今亂臣賊子護身之符印而無父
無君爨鼓之毒藥也玄子問遣 撥應其篡弒之根
芽乎遠公之荅區明罪福其伐炙之株穴乎克德不
改罪德貫盈于是乎奮筆作論以形滅神不滅者終
篇用以著克逆之萌條影響之報以正告於萬世嗚
呼公之心亦良苦矣哉今年壬寅余年八十有一實
元興三年甲辰後之千二百五十九年也回環展讀
涕泗橫流謹再拜而作贊詞曰

吾聞遠公講喪服于雷次宗授詩義于周續之攷斯
論筆削在茲誅僭逆以大義彰報應于微詞蓋經來
以後竺墳魯誥典要咸總萃于斯吾將祀諸瞽宗奉
爲儒林之大師不亦宜乎

寒松齋詞翰卷贊

寒松齋詞翰一卷嘉靖中薛君采陳魯南蔣子雲諸
公爲顧英玉先生作也先生自河南副使中讒歸秦
淮居舊廬之東偏沿街小樓廣不踰丈坐臥其中訓
蒙童數人以餽口客至從鄰家乞火煮茶有相好者
沽酒對酌餅罄輒罷去嘗絕糧東橋公餽斗粟不肯
受以寒松名其齋乞人爲詩文而自敘之曰寒松齋
者自礪之名也生平鯁介頗能自信年踰四十溝壑

見逼恐不能自堅流爲小人之歸故自礪曰今日寒
矣天地凍塞汝當爲寒松之榮母爲靡草之死晚年
窮益甚好痛飲以病酒死先生歿後百有餘年余過
其曾孫夢游循覽斯卷先輩風流婉約如在旣而讀
自礪之辭爲之目張骨悚蕭然捩衣起立而乃再拜
而爲之贊贊曰

人生百年駒隙迢迢桑榆失得曾不崇朝方其矜飾
媛妹修容春風在面近前發紅及乎潦倒躑躅觸藩
搔頭齟齬垂白倚門所以志士高舉自礪亭亭孤松
落落天際淒神清骨琢冰積雪鞭我衰晚保此明哲

壯謝鴻遠老師兔園比玉名藥知松在寒士各有志
吾自樂此如其苟生寧以醉死撫卷振衣清塵掩靄
松風謾謾其人斯在

王侍御遺詩贊

先儒有言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
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文仲子評六代
之詩立纖夸鄙誕之目爲狂爲狷有君子之心者數
人而已今天下之詩盛矣聯翩麗藻皆歸于駢花鬪
艸留連景光而詩人之針藥無聞焉新城王侍御諱
與胤字百斯故大司馬象乾之從子方伯象晉之次

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爲御史
抗疏忤時相閉門養父清齋禮佛禪觀如道人甲申
三月涕泣不食再拜與父訣篝燈拒戶與其妻
人子士和皆自縊死從子士祺刻其遺詩二十餘卷
皆奉使關隴之作其詞約以則其志哀以思悲民窮
悼國蹙愀愀乎如不終日何其憂也巢車躍馬搗闕
顏踏賀蘭又何壯也嗚呼侍御忠孝偏塞誓報國恩
不肯借踰河蹈海之名少自解免此鄙夫亂世忘君
背國者之針藥也攢眉搯臂憂天憫人肝鬲輪困聲
淚咽塞其爲詩則夸人纖兒浮漂嘈噴者之針藥也

忠臣志士聲烈蔽天壤片言隻字流落人間人咸以
爲弘演之肝萇弘之血有不肅然改容泫然零涕者
乎季札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是其先亡乎解者
曰美者美詩人之情也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而知
其國也余讀侍御遺詩感詩人之意惻惻然擣余心
焉遂捧筆爲之贊贊曰

豐山九鐘是知霜鳴匪鐘則鳴惟霜之清公心憂國
冽如秋霜隴首殷憂先幾告祥銅山旣崩子母徵應
明燈整冠湛然致命遺言危昔孤桐玉律吟龍戛石
梵猿噉月浩歌悲笑雷風交加蟲豸不蟄象華其牙

榛柮塞路何不作敬採斯文以識針藥

小周郎畫像贊

碧綃蒙頭兮白羽插腰雄姿英發兮指囷論交銅雀
春深兮赤壁烟消誰哉紫髯兮分汝小喬

雪夜訪趙普圖贊

六花蔽天六飛擁戶君臣主賓夫婦酒脯杯盤江山
七箸疆宇命將出軍削平下土鼻斲旋息帝羝已腐
蠹爾契丹誰予敢侮雪霽日出萬國有主偉矣書生
韓王趙普

問學文文肅公畫像贊

麒麟一角蔚爲嘉祥狀元宰相峨峨錚錚德隅義質
冬日春陽正色讜言栗玉嚴霜怪鴟讒虎畏憚角芒
坐不煖席中書之堂天不憖遺人之云亡星紀游更
天地滄桑跋潞公惜不逮元祐之休盛比信國幸不
覩德佑之盡傷公神上昇將仍抱端門之書執簡以
侍帝側抑亦流星旄馭雷車屬招搖勾陳而方攘於
乎顧瞻畫像神彩揚揚長身山立修眉劒張手疑動
而拱揖口欲吐其鏗鏘嗟彼世界覩此冠裳霑衣舉
衽不自知其淚之浪浪也

大司成開之馮先生畫像贊

神淨而妙貌古而澤蕭閒自在虛室生白子錙子所
謂客氣既盡妙氣來宅者耶尋香欲闌弄筆告寂曳
杖傲神放箸遺跡是芙蓉城是蓮華國公已游戲一
如而我猶比量離卽是以拜瞻遺像徬徨太息典型
依然杖函胡隔如無色界天之淚細如天雨忽不自
知其霑臆也

閣寧前畫像贊

許世科淮安人

幅巾褒衣步雅視祥夷考其垂魚委珮濟濟踰踰斯
公之雅頌廟廊厲坊表函文章佩韋絃而修珩璜者
耶披襟奮袂立栗趨翔旋觀其法冠豸服顒顒昂昂
斯公之僂力邊疆教背鬼環武剛犁肅慎而掃扶桑
者耶全遼金甌渝關金湯誰隳戎索誰壞堵墻急杵
擣胸危柱促腸身已閒而憂怒口已含而視長瞻公
遺像整容肅揖不自知其清淚之漬裳也

王烟客奉常像贊

穆穆文肅配食清廟袞衣介圭卽圖周召英英太史
鰲禁繼出麻紙方新巾香猶鬱奉常世美有光厥緒
天球河圖恒在東序惟明有臣惟王有子奉璋峩峩
是茂是似武頌豐芑成誥梓材高曾喬木有人矣哉
銖衣拂石沉灰填海幅巾道衣一床未改西莊輞川

芍圃蘭亭人之視之右軍右丞秋槐吟孤誓墓心苦
顧瞻周道泣涕如雨澄懷觀水熏心染香不起于座
刀齊尺梁我懷斯人菰烟霞露穆如清風拂此毫素
吳節母王孺人贊

孺人王氏世虞山右族嫁吳文恪公十世孫士傑崇
禎初士傑輓漕歿于燕母年二十有三撫三子皆成
立今年六十有六官長咸旌其門少子歷能詩有聞
請余爲贊贊曰

蚩蚩生民裸蟲之豕惟節與義爲綱爲紀五季之亂
有王凝妻能斷一臂以捍四維虞山之王吳寡高行
殉夫截髮育子併命兩血赭地風毛白天海水橫飛
冰玉凜然橫目咸嗟反臂斯喟拂廬之長望塵膜拜
烏給戴勝鸞歌女牀扶木之交十日煌煌菜畦晨汲
蘭陔夕采玄芝曄曄朱萼藹藹綽楔翼如天咫匪遙
舊史作贊敬告清喬

陳昌箕畫像贊

余未識昌箕也而疇昔之夜忽夢見之豐頰渥顏高
顴秀眉席帽欹斜短褐襪相與握手道故酌酒賦
詩云自北而返棹嗟逝者之如斯樊樓之燈火如夢
曲江之蒲柳無遺旣班荆而慷慨復攀樹而迷離俄

而朱旗殷天白羽紛馳慨然投筆揮手告辭據馬鞍
而艸檄磨盾鼻以橫飛當斯時也眉目電閃耳後風
披飛揚蹈厲非復媛姝秀羸之文儒也夢將覺有人
告曰雞鳴喈喈風雨如晦吁嗟乎昌箕未見君子云
胡弗思越一日昌箕書來以畫像索贊余既于夢中
識昌箕遂援筆而書之

周安期畫像贊

嗚呼此吾友安期之遺照也神情蕭爽筆力兀冪才
兼數器中懷孤調或就肆而閱書或危讀而持鈞或
摳衣而徐談或擲帽而大叫伸紙奮筆颯颯如春蚕

之食葉得意高吟落落如梵猿之夜嘯惜哉斯人終
老蓬藿迴心淨域西向而笑般若因依薰香染妙毒
鼓必發灰豆終焦依紫柏以南詢訪 之東廟斯
人斯願我知其塵塵劫劫不與刳石而俱燒也耶

周安石畫像贊

鏤塵吹光說有談空如焰奔馬如橐聚風多聞勤學
精明博討如足步日如食說飽吳江居士安石永肩
瓣香紫柏一燈迢然不以乾慧拂彼義海海寶千般
如意必採我搜法藏以女爲資如採龍宮而得海師

毛子晉像贊

苗畬油素枕籍縑緇考六經爲鐘鼓奏四部爲笙簧
蠹飽羽陵懶祭幾將逐康成之車後呼子慎于道旁
重之以貫花妙典寫葉秘章抑揚夏楚讎勘梵唐梨
棗疊架貝多滿堂慙墨穴之昏黑備石室之弃藏斯
人已矣誓願不亡河沙重重海墨茫茫固將聽捷椎
聲分瓶水于喜海抑亦持丹漆器理科斗于廣桑

袁叔言小影贊

袁孔彰字孔昭更字叔言故儀部補之之曾孫也年
十五有塵外之思學沈石翁文待詔畫妙得意象衡
門蔬食以雲山一角自娛素交過從樵採不甕稱道

先賢遺事終日無俗語疾亟堅坐觀友人寫照點筆
少停溘然而逝年四十有六吳中多逸民遺老余所
投分詩人如王德操宿儒如錢功甫蔣仲雍畫史如
卞潤甫皆固窮味道有古杜琦邢參之遺風年來流
想諸人每有淵明姓氏翳然撫卷長嘆之感叔言之
子臥生抱像來請慨然爲之贊曰

世有畸人如艸有蘭蘭有國香比于草菅草菅猶可
腥滕則那有蘭無地蘭其如何迢然袁生孤芳聖朝
如彼猗蘭結根芳臯遺形蕭閒望古遙集匪云激贊
聊以啜泣

何總戎畫像贊

予少讀太史公書敘大將軍出塞薄其會有天幸不至乏絕而深嘆李將軍之自引以爲一軍之士皆爲流涕每廢書撫几留連不能已登朝未幾戎馬生郊韎韋跼注之君子未嘗不傾身結納冀爲國家效橫草之用今余歸老空門頽然殘僧破衲向日論兵擊劔骨騰肉飛者亦皆創殘負墻爲東郊之老馬間一會面迢然有我非昔人之嘆如總戎何君是也君以良家子約髮從戎諳曉韜畧閱歷南北于行間爲宿將輕生重氣片言一諾于海內爲國士居恒念掛弓

鳴劔未報國思歲時野哭典衣烹雌澆麥飯之一盂指冬青而望拜于斯世爲遺民義人今年六十命畫工圖小像自傷髀肉不消裹革無日屬余點筆爲留生面于油素間余方罨故江邨挑燈丈室禪定乍出獵心有喜車苑天人未整修羅之陣漆園老叟猶騰說劔之篇慨然援毫聊爲激發不但揮戈西日無蹇淹留抑亦策足東隅共扶晚晚云爾總戎名大字愚公湖之寧波人贊曰

赭日暉面曙星閃眸髮植如竿髯奮爲牙吹鼻息可以結猛虎彈指甲可以奔火牛胡爲乎鳶肩自廢猿

臂不侯嬰鏃是翁勗哉老謀帶礪依然丹青悠悠故
當健飯被甲追廉頗于馬上勿以鼓噪曳足哀馬援
之壺頭

姚將軍採藥圖贊

子欲採藥當于石牕之畔華頂之巔褰芝三秀斫籐
萬年胡爲乎角逐于戎旃幕府望車塵而坐馬韉書
劍落落裘馬翩翩仰視霄漢俛啄腐羶我將拂拭老
眼觀子騰鶩如奇鷹之擊地而飛鳶之叫天

顧子東畫像贊

碑刻自鐫唐有北海法帖手背宋有南宮其鄭重何
如也而世顧以裝池爲賤工辨書法之肥瘦識色像
之染烘眼有明鏡室無青銅手能切玉口如提風秦
淮旅居誅茅轉蓬徒執手以三嘆不能縛船載糗而
返子之窮吁嗟乎子東

戲作朱逃禪小影贊

器資明秀風神灑落遼遼雲中之鴻昂昂鷄羣之鶴
胡爲乎鋪眉苦眼裝聾做痴朝扶鸞夕降乩煮沙作
飯騰空學飛勸君莫騎張果驢勸君莫誦千古經請
君踢倒長房壺請君推破冷謙瓶耕心田養神谷黃
犢勸農青編課讀濁酒數甌清琴一曲攬明鏡而一

之吳語曰夫差還自黃池越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勾踐方戒師伐吳舉國戒嚴而楚使之聘問刻期而至包胥大國之使也方布幣陳詞執玉將命而句踐匆遽以伐吳爲問輸國情以固請此其有成言豫戒聞師期而來聘居可知也蓋包胥自復楚以來無日不以報吳爲事其使于越則行人之職也申公巫臣之謀楚也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闔廬之謀楚也使伍員爲行人包胥之使職專以謀吳爲事又居可知也楚使未行越必先有告師期者矣包胥至恐其需忍後時也立談而斷決焉猶范蠡之云救

火追亡蹶而趨之者也包胥斷疑以發大計句踐敬諾乃召五大夫而告焉曰吾問于王孫包胥旣命孤矣以肆餘之越困報吳一不勝則社稷宗廟殘爲平原欲身親爲前馬不可得矣而取決于包胥之一言曰包胥命孤何其倚之重信之勇也謂吳之亡不亡于包胥也其可乎嗚呼重趺之赴倚牆之哭忠誠慘烈泣鬼神而動金石越之君臣視其人猶天人也聽其言猶神告也亡吳伯越轉關楨于唇齒之間固其所也傳稱楚復之後包胥逃賞逃賞而不辭使者彼固有所爲也向者與子胥約固曰我必復楚吳亡而

復楚之志始遂安知其他日不如范蠡輕舟五湖仙
去不死而史不及載乎若夫申胥之志信于楚誦于
吳抉目吳門而坐視包胥之沼吳也于是乎憤盈憑
怒自統波濤前胥後種簸蕩楚越歷千載而終不衰
止嗚呼其尤可傷也哉

四皓論

錢子曰四皓非隱者也子房之招四皓其跡甚奇其
局甚平甚正讀史者酌時勢通事變朕後可以覈寔
而論也何以明之高祖非晉獻公也戚夫人非驪姬
也高祖灼知呂后橫恣惠帝庸懦身歿之後必有稱

制易姓之舉及我在也而決癰潰疽快于一割可以
坐銷炎漢廟社訖鳴雉鳩之禍何憚而不爲朕而事
勢固有必不可者高祖豁達大度控御疎濶今老矣
其精氣已銷亡于望歸之曲翹袖折股之舞呂后陰
賊堅悍厚自封殖舞陽辟陽之徒死黨盤互高帝猝
有舉動以瑕攻堅以暮氣乘朝氣其勢將不勝卽危
勝之而天下未附中外搢朕而起弱后稚主終無磐
石之固劉氏之危無日矣此之事勢較朕明白諸臣
雖引古歿爭智不及此子房則知之矣而不敢訟言
出口良恐事端宜露振觸高帝之機牙冒昧一發禍

彌速而不可救藥也于是爲呂氏畫計招延四老人以自助四老人非隱者也殆亦楚漢之交結納亡命部勒賓客奮欲有爲而后乃逃匿商雒間者居隱畏約未嘗不痒痒思一自見也旣客建成侯所猶未敢嘗試稍出一奇令呂侯乘間請止太子之將兵及帝破黥布反謂不肖子不足遣累乃公彊載輜車爲妻子計所欲易太子者益有名事益急于房乃乘危釣奇趣令四人從太子侍酒引見高帝怪問姓名曰公何自從吾兒游固已刺刺心動矣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何其戇而無禮也又

曰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何其諫之強語之刼也當其時高帝遲暮孤立呂氏盤根強固國勢危脆慮有微風動搖四人奮袂抵掌落落數語固有以發其扁鑄控其頤頰矣高帝安得而不驚安得而不寤又安得而不聽彼四人者槁項黃馘龍鍾暮齒曾不足當一毛片葉以滅秦蹙項溺冠謾罵之雄主一旦拱手誣諉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又側目而送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高帝卽病困老詩寧渠至是誠有以移其心奪其命也語戚夫人曰呂氏真而主矣老謀壯事

黯狀適盡無可如何矣醉則擁趙瑟而歌倦則枕宦者而臥百年魂魄徬徨牢落寄末命于安劉必勃之一語斯亦可哀已矣太史公曰上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子房諫阻廢立之深謀不能自遂而借力于四人之口語高帝不易太子之心事不欲暴著而詭詞于四人之羽翼太史公妙于敘事平直鋪列阡陌條狀而不為撻挾其所以吾固曰四皓非隱者也讀史者心竈目短不能酌時勢通事變驚怖其疑神疑鬼而妄為之詞則世之愚儒也斯人也目論耳食但曉一孔往往掉書囊搖筆管取次而謀人

之國家嗚呼難矣哉

顏延年論

宋沙門慧琳得幸文帝參預權要每升獨榻顏延年御前抗言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慧琳席人主之寵權傾一時延年片言挫辱帝為變色而不少動斯可謂氣蓋當世矣吾謂延年之斥慧琳深有所以慧琳著均堅論貶裁佛教何承天著達性論黨比激揚延年檢駁往復辭而闕之文帝紬于正論整以延年為是而不能不惑于慧琳琳既得志朝右從風邪焰益張矣延年不復與諍論唱言刑餘以屈辱之明

挫黑衣之鋒而闇摧白法之幟正言若倒正其彈駁
衡陽之本意耳此一言也于世法未免逆行在佛法
則爲金剛折跋羅杵慧琳已頭破八分矣時論謂延
年之放達不與獨榻之榮嫉琳而斥之傳奕則取其
毀辱沙門居高識廢除之列彼兩人者皆不足道也
宣律師則曰顏公遇佛褒讚極多刑餘之言一時之
貶耳不察其詭詞激論護法之深心而趣舉其生平
通佛解脫于謗僧毀法之條僅免與慧琳同科議辟
是豈知延年者哉余讀弘明二集推明遠公抗論枝
柱桓亶與延年抨擊慧琳二案皆祐宣二公所未發

者古德立論專主于尊三寶扶末汰若老吏三尺不
容有隻字出入若夫受佛付囑住濟通濟守正示權
攝持互用則儒者方隅之見或于義門教綱之中側
出而旁通焉安知兩公常寂光中不爲熙恬微笑耶

釋迦方志辨

元儒有吳萊立夫者援据班氏漢書挾摛宣律師釋
迦方志與前史不合而陰肆其排佛之詞其言可謂
辨矣余撮略其要大端有二一則曰塞王卽釋種也
與烏孫大月氏俱祁連天山間小國匈奴攻大月氏
大月氏西破塞王居其地而塞王南君罽賓釋種分

散故烏孫氏有塞種大月氏種而休循捐篤國絕小
本故塞種捐篤卽身毒天竺之別名也萊之意謂身
毒爲葱嶺西小國釋種分散遷徙不常不若方誌所
云中土大國也以前史覆考之前書曰塞種分散往
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休循捐篤之屬皆塞種也後
書曰從月支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犍起國皆
身毒之地別城數百別國數十俱以身毒爲名故知
休循捐篤當身毒者誤也塞王爲大月氏所逐南君
罽賓罽今北印度地杜欽曰縣度之阨非罽賓之所
能越故史又云塞王南越縣度也罽賓大國也而塞

王君之安得與休循捐毒俱爲葱嶺西之小國乎大
月氏據大夏後分五部翎侯旣而五領侯併爲一悉
有罽賓之地復滅天竺則天竺罽賓在縣度之外非
休循捐篤審矣萊之所以沒而不書也二則曰烏孫
所治赤谷本色王故國而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
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西至大夏故大夏賈人云在
其東南可數千里而張騫度去蜀不遠其寔則一國
也萊之意謂身毒在大夏東南賈人虛張里數至于
數千以誇漢使耳不若方誌中所云中天竺至震旦
五萬八千里也若狀則休循治葱嶺西去長安萬二

千二百一十里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指
篤在疏勒南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去都護治所
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出玉門過鐵關可以計日而至
何以張騫建議之後問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而終
莫得通乎中印度之境西域記所載凡歷二十九國
萊據張騫傳中語以臆斷之曰一國而已彼所歷二
十九國者皆鬼國乎所遇之人國王則戒曰大德則
戒賢輩皆鬼人乎所得經論二十疋馬負而至者皆
蟲書鳥言乎漢建元之世成光子從烏鼠山窮于達
覲定其道里曰中天竺四至之地各五萬八千里何

承天通曉歷術而沙門惠嚴圭影指天竺爲天地之
中承天卒無以抗此亦萊之所訶僧徒自爲之說者
乎要而言之漢史之所載者張騫甘英兩家之記錄
而已張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身毒之
近蜀以邛竹蜀布意之窮河源而惡覩崑崙太史公
已致譏矣甘英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
法頭智猛度梯飛經過卒頭河九譯所記皆曰漢之
張騫甘英所不至也元魏之遣黃琬隋之遣裴矩圖
志存錄往往得之傍國傳聞而史又云事多亡失神
僧開士往返月邦顯法師創闢荒塗焚法師中開正

路國土道路瞭狀指掌王溥之會要劉昫之舊書掌
故具在方誌之作不徵信于茲而誰徵誰信乎以宣
律師之精嚴戒律行道則天人捧足序經則韋天交
報而疑其掇拾綺語鋪張釋門亦淺之乎知律師也
其數稱引塞王破走釋種分散良欲料揀范史玉燭
和氣靈勝降集之支耳育王造塔在周厲王之時冒
頓構兵在秦二世之後代祀綿遠迥不相及劫運推
遷三災奄及世尊未涅槃時已有流離滅釋之禍矣
戒日未立及其既崩印度荒亂兵戈不息三界無安
匪佛之咎今將指蚩尤以沒義軒覩羿浞而掩虞夏

亦可謂之愚也已矣自古魔民惡子謗佛侮法莫毒
于梁荀濟侮以三苗之裔斥爲允姓之奸要以釋種
二字爲口寔謂允卽塞塞卽釋其寔一也濟不知往
古諸佛出與諸族種姓釋姓第一最貴而妄舉爲訾
警之詞狹犬國狗口不擇言逃梁亂魏自取燒灼不
足道也萊爲宋景濂之師所謂淵穎先生也割剝章
句標榜儒術扳附韓歐之後塵而不自知爲荀濟之
醜類嗚呼其可歎也哉

釋迦方誌續辨

余讀釋迦方誌後序憤作者之邪說奮筆而爲之辨

既而攷班范二書及晉宋以後西域諸傳彼此舛忤
誠有難于通會者如前書所載月氏已爲匈奴所破
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又西攻
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大夏分其國爲五翎侯貴
霜滅四翎侯復滅罽賓天竺而盡有其國月氏
自是最爲富盛萊之援据以摛扶方志者以爲塞王
本與烏孫大月氏俱祁連燉煌間小國塞王旣南君
罽賓復爲大月氏所滅漢史記錄信而有徵則方誌
誠誕謾不可知矣審如是也塞王南走之後初徙而
月氏居其地再徙而月氏滅其國身毒罽賓皆無遺

種獨有大月氏耳摩騰法蘭傳教東來者應從大月
氏來不應又從天竺來也法顯智猛之徒求經西邁
者亦應但往大月氏不應復往天竺也魏史載西域
二十國何以月氏罽賓居狀並列梁史載中天竺佛
道所興國去大月氏西南數千里漢時羈屬月支左
右迦維舍衛葉波十六大國咸尊奉之以爲天地之
中者彼又何國土邪蓋嘗上下諸史鈎稽而叅伍之
始知萊之所以誤者以其不推原塞種之從來志在
毀佛喜于得間以騰疑而未晰班書之本末也顏師
古曰釋塞聲相近本一姓也今按釋種者卽刹利帝

王種也釋姓最貴族屬繁盛中天竺王奕世君臨居四天竺之會其散而之四方者王曰塞王民曰塞種故大月氏徙西夏大臣烏孫昆莫之居烏孫氏遂有塞種大月氏種而休循捐篤二國在葱嶺西者皆本故塞種也曰本故塞種則其非故塞國可知也由此言之則塞王在祁連燉煌之間與烏孫月氏俱爲小國一再遷徙而爲大月氏所滅者或休循捐篤之塞種而非中印度之釋王也塞王遠徙越縣度而居罽賓罽賓者卽度之境也酈氏水經注曰河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葱嶺西又逕雞兜國北北接休循國西南

去罽賓三百四十里壤地相接故塞王得而居之也魏書西域傳曰大月氏國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西徙都薄羅城其王寄多羅與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曰南侵北天竺卽大月之所滅者爲北印度明矣漢書但言天竺者其詞略也魏書又記休密雙靡五侯國俱在莎車西與大月氏相接近而大月氏王爲匈 所逐令其子守富樓沙城號小月氏其先君西平張掖之間此皆與班書符合者也西域記曰流離王誅釋時釋種四大興兵拒寇被逐遠放北趣雪山一爲烏伏那國王一爲

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咀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
世傳業聖胤不絕由此推之釋種之散而為王者多
矣烏孫月支間之塞王豈非此四王之北乎康居國
舊居祁連北昭武城為匈奴所破西踰葱嶺枝庶分
王世稱九姓皆氏昭武昭武佛號也以昭武為姓示
不忘本皆塞種也由此推之烏菴之四王康國之九
姓皆釋國也安得拘局一隅依博望鑿空之談而證
天竺大夏為一國乎利利貴種分條布葉降而為粟
散小王則有之矣今謂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
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循枝而忘其本不已左

乎史稱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而月氏固未
嘗滅也罽賓天竺雖為月氏所併安知其後不他徙
不再振而史失之乎為菴之說者必有葱嶺以東祁
連張掖間之塞國知有南君罽賓並烏孫遷徙之塞
王而不知有奕世剎利月支所不能侵之塞王此所
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今以元魏以後諸史叅合兩
漢則知塞王南塞徙種分散皆冒頓破月氏後構怨
遷國之事塞王南君罽賓則兵及北印度矣于餘四
印度無與也兩漢所記本末未嘗與諸史牴牾張騫
創通大宛甘英遠歷條支詳于西域而略于印度理

固狀也元魏之世董琬宋雲皆不至天竺隋裴矩通西域獨天竺拂菻不至貞觀武德之間裴法師杖錫孤征王京策持節定亂道里核寔掌故司存于是乎四主區分五天綦布月邦日出如堂適庭今之讀方誌者掇拾舊聞不加考索而詆謔為誕為怪為僧徒之駕說豈不諄哉釋種之論創始于荀濟而宋程大昌陰和之程大昌擁錄祭天令人考云葱嶺之西餘國冠昭武為姓者皆釋種也萊又從而證明之佛生西而濟謂舜竄三苗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者塞種所出也佛言覺者而濟謂佛者戾也一名為勃勃者亂也翻攪華戎混殺漢梵

鐵門破胡釋之限金河倒魔佛之宮毒流蔓衍寔繁

有徒侮聖非佞祇邪代作豈但浮屠諱表比丘夷孔

而已哉

程敏政引曲禮獻鳥者佛其首謂振轉其首也學記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周頌佛時仔

肩佛彌通救其失也曲解佛字矯亂唐梵亦何异于荀濟乎家人謂南無居南方而膜拜亦此類也尅

論謗佛總以無間結罪荀濟之惡獘牙抵觸破壞儀

軌其播惡龕戾後儒之瘦鳥空鼠啣依附文理其種

毒隱苟不力為之辨將使東震旦地咸化為彌戾車

而焚燒佛性之闡提充塞于斯世嗚呼豈得已哉壬寅

冬月

憨山大師託生辯

及齊百學集

湖南顏愚衡公作曹溪中興愍大師傳盛談靈異宿
生為陳亞仙歿後應現為蕭公子諸方頗疑其誕天
童木陳恣公見聞雜記云大師託生桐鄉為顏司理
俊彥少兒三歲不語一日呼其父名曰汝我前身弟
子也司理登第授官廣州皆先知之病瘧不起召魏
學使浣初至榻前執手道故囑撰銘證明末後事余
讀而心訝之學使余里人也大師東游未嘗握衣禮
足安得有執手道故之事司理屏居石門馳書往詢
其詳遂以崇禎二年七月南華僧智融本昂申報文
牒及塔記石本寄余僧牒曰二公子示現童真于善

薩家能令眷屬割世間恩愛作茶毘佛事火浴後頂
齒不壞舍利無數大者如彈丸小者如菽色如白瑪
瑙扣之鏗然有聲海眾共觀歎異以是月二日酉時
安厝靈骨建塔于先大師塔院之左至人生出入夾
遊戲自在豈先大師遺蛻返匡山現此金鎖還鎮祖
庭抑亦山中耆年宿乘願力來住此道場耶塔記則
曰顏氏子名祉小字虎子生于天啓六年丙寅二月
寔大師示寂後三年生四歲而殤司理之官日虎子
私語家人吾乘便得往曹溪矣以此言證知大師再
來若恣公所載呼名敘昔云云則未之前聞也司理

父子家業歸心信根牢固生生居士嘗夢護法伽藍神趣迎賓頭盧越翼日大師至止慈容法相宛如昔夢司理爲書生大師摩頂記蒞比爲廣理申明大師規約復其侵田虎子以信心入胎自求父母良非偶狀也童真示現各有所表吳粵往來表法界一地故痘疹發香表染淨一如故靈骨不損表靈相具足故四歲夭折表已入鳩摩羅地故歸骨塔院表依止大父故此則積劫熏脩彈指幻化不可以思維測度也若以是因緣證成爲大師再來則竊謂不狀何也古來佛祖應化入胎人天轉輪事非聊爾栽松再世邁

浣衣以寄生宜老六年仗白雲而勘辨莫不付囑相應機感歷狀而今無是也吸引緣熟啐啄時同雙峰之香烟猶指五乳之真身有歸吾謂是子也多生此世必入大師室著大師衣受大師戒遣來作使告報异生卽事徵理無可疑者嗚呼我大師人天之師末法中第一龍象也未後轉輪法門一大事因緣也僧徒無識縈心香火指法城爲首丘認寶坊爲華表章句小孺眼如針孔影掠李源圓澤身前身後剩語緇白郵傳寐言夢斷海形牛跡不已遼乎俗語不寔流爲丹青想後之脩僧史撰佛錄者採獵異同而訛濫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三
正信也既屬恣公門人告于其師請爲刑正而又書
其說詒南華僧鏡諸塔院昭示後人俾勿惑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四

雜文

首稜二十五圓通揀法解

通曰楞嚴會上文殊親奉佛勅選擇圓通泐門進退
揀收迄至未有定義良以寔無優劣如來之慈旨圓
融承佛威神文殊之選擇諦審單言揀卽優劣之相
歷朕單言收則選擇之文何據孤山圓師橫分利鈍
尅定勝劣吳興岳師非之謂諸聖所得圓通本根非
此土當根乃爲所揀山家竹菴觀師扶其義曰寔無
優劣會同諸聖彰通義也誰當其根從土順機彰別

義也既云入道皆通則根土一切融通復云何別若云順土各別則人法一向違背復云何通今置通義且明順土謂觀音獨順此土之根而諸聖咸不順者此義何居諸聖所居之土在娑婆耶不在娑婆耶如不順此方之土則此方諸聖有言娑婆世界草木金石者有言于此界中有佛出世者此委屬何方之土諸聖所順之根在此土耶抑在他土耶如不順此方之根則他方世界有以佛光明樹作佛事者乃至有以香飯等作佛事者將別順何方之根此觀自在乃他方來游之菩薩不應此方諸聖偏違教體如諸聖

所承事威音王日月燈諸佛是往娑婆之教主不應多生脩習重拾宿因是則順土一解牒而責之有無窮過也誦文之師依語生解顛預籠統義居兩楹此揀彼收那有文明即揀即收都無誠證斯所謂張網貯風織空為縷者矣竊謂選擇正義不出揀收二法直須對決分明朕後遮表無惑偈文自初心入三昧乃至云何獲圓通解等此全揀也自我今白世尊已下偈文有六句此全收也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二句此正揀正收也何言乎全揀也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故揀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故揀乃至

衆生迷本明循聲故流轉故揀何言乎全收也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故收卽事捨塵勞非是長生學淺深同說法故收觀音因獨順此方之根諸聖亦未嘗不順此方之士以言乎一門圓照卽十八界齊收以言乎迷本循聲則耳門亦揀今謂此之所揀卽彼之所收一法界中誰揀誰收作此差別也何言乎揀正收也偈云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一以一娑婆世界是釋迦一佛國土住此說法度生欲以此世界衆生樂小法剛彊難化又耳根偏利佛用軟善剛強雜說三語以清淨音聞而調伏故故曰

聲聞獨宣明所謂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也偈云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此娑婆國土釋迦爲法王觀音爲淨聖二十四聖爲眷屬同居忍土竝領金言無一門不宣聲論無一法不歸教體此二句文勢緊躡上十八界云何獲圓通而來故曰正揀尅而論之正在觀音傍叅餘聖凡取三摩提未有不以聞中入者故曰正收也以從塵入言之陳如于佛音聲悟明四諦此以音聲爲教體也從初得解聲徹梵天空神傳唱此其證也若優波尼沙陀若香嚴童子若藥王藥上皆言如來教我亦言如來印我此亦聞中入

也跋陀羅于威音王佛聞泐出家摩訶迦葉于日月
燈佛聞法脩學此亦聞中入也以從根入言之阿那
律陀聞訶失明佛示照明三昧得半頭天眼非關眼
觀也周利槃特半偈遺忘誦帚開悟豁朕漏盡非關
鼻觀也憍梵鉢提牛呬异舌如來示一味心地法門
滅心入定非關舌觀也畢陵迦婆蹉純覺遺身因于
數聞如來說苦空法門非但由觀身也須菩提入寶
明空海因于如來發性覺真空非但由觀意也此六
人者亦皆由聞中入也以從識入言之舍利弗聞迦
葉波宣說因緣悟心無際從佛口生非聞中人而何

普賢菩薩用心聞分別衆生知見我說本因心聞發
明非聞中入而何孫陀羅難陀心常散亂世尊教我
觀鼻端白非聞中入而何富樓那辯才無碍宣說
空實相以音聲輪助佛轉輪非聞中入而何優波離
聞佛敎戒廣說戒法結習律藏非聞中入而何大目
連亦聞三迦葉宣說因緣心得通達神通第一非聞
中入而何以從大性入言之持地菩薩初毗舍如來
摩頂謂我當平心地今聞諸如來宣妙蓮華我先證
明此于聞中證地性圓通也月光童子聞水天佛敎
脩習水觀得無生忍此于聞中入水觀三昧也火頭

金剛承事空王說多姪猛火教以徧觀諸佛呼召名
爲火頭此于聞中入火光三昧也瑠璃光菩薩遇無
量聲佛開示本覺妙明大千衆生如一器中貯百蚊
蚋啾啾亂鳴此于聞中證性空真風也虛空藏菩薩
於定光如來得無邊身純現虛空相以音聲答聞說
法此于聞中證性覺真空也彌勒菩薩以日月燈明
佛教脩習唯心識定單傳十方唯識之宗娑婆國之
聲論莫深于此大勢至菩薩以無量光佛教念佛三
昧廣攝此土念佛之人娑婆國之教體莫弘于此如
上諸聖與觀世音菩薩同發間慧齊證圓通一行三

昧無二無別狀而不能無揀者諸聖自以多根入道
而觀音正以耳根入道諸聖各以多根分證耳門而
觀音獨以一根圓證耳門淺深遲速由此旁分徧圓
秘現因而側出所以示有一多各成方便也今此會
上經文殊一番選擇于觀音則歎大褒圓于諸聖則
開權顯實一色一香總歸三昧塵塵法法圓照一門
以一根接諸根也亦以諸根接一根也以一機抽諸
機也亦以諸機抽一機也以一聖褒諸聖也亦以諸
聖表一聖也十八界各啓一門而觀音爲一總門總
門一開則門門洞達不以一門開多門也十八界各

懸一鏡而觀音爲大圓鏡圓鏡一照則鏡鏡交光不以一鏡遮多鏡也淨名中諸菩薩廣說不二法門蘇子瞻頌之曰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燄蒙所謂全揀全收者亦若是而已矣昔師以圓通揀汰說楞嚴三關若揀根順土之解妨難盤互此閑之捷閉終不可得而破也不有曲說孰資呀引山家諸師實惟良導後之君子勿以破厥罪焉

海印憨山大師科經總義或問

問曰楞嚴經文從初至二卷中無推破五蘊之明文憨山大師通議刊七處徵心爲破色受二蘊下文以

次破想行識三蘊古人未有議及者何也答曰如來出世俱爲救度繫縛五蘊沈溺生歿之衆生楞嚴一經乃對治五蘊之方藥也經初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所謂用諸妄想者卽五陰堅固虛明融通幽隱顛倒諸妄想也第三卷反覆推徵五陰六入等皆如來藏妙真如性第七卷詳辨陰魔正明五陰五濁超越次第經末結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一經始末脩因正果全歸五蘊寧有徵心辨見破妄顯真重重開示不以推破五蘊爲宗致

者邪大師科判乃如來說法切要之關鍵雖古人所未發實今人所未了無怪乎諸方卷舌而不談也朕大師議解出之悟後信筆發揮其中分支落節容有貼釋未盡處今以管闕之見疏通證明期不孤大師之智燈耳問曰經文辨魔先銷色陰次盡受陰今約徵心乃云兼破色受二蘊者何也答曰起信云推求五陰色之與心色者五蘊之首也心者四蘊之總也如來徵心先徵心目目卽色蘊心卽受蘊也以八識其相見二分最初見分搏取四大少分爲我根身迷此色身取爲內我色受二蘊正是執受所依之處今

推窮七處攀緣使心目之妄皆無所依卽破色蘊而受蘊兼破此炙穴倒根之法也天親曰色法者識之所依所緣夫言所依所緣非受蘊領納而何論又曰從本始來色心不二傅大士曰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迷則兼迷破亦兼破故經云生因識有滅從色除曰從色除則破色蘊時不但破色蘊明矣問曰想行識三蘊大師逐節推破科判歷狀其義云何答曰大師云心卽妄想爲六識想蘊見乃八識見分爲七識行蘊八識見精爲根爲識蘊故心目二妄談盡五蘊八識以起信綱要印定經文此大科經之關鍵也

今循覽大師科判參詳經文竊謂應以七徵了畢阿

難白佛世尊放光乃至如是見性是心非眼為第三

破想蘊之文大師判從上至二卷如來說為可憐愍者為辨妄心破想蘊之文應以

世尊開五輪指海救阿難乃至心性各有所還云何

為主為第四破行蘊之文大師判從二卷阿難承佛悲救漢悔乃至于一毛端

徧受一方國土為辨應以阿難言妙明真心云何無

還乃云開示二種妄見為第五破識蘊之文大師判若此見

精必我妙性乃至無得疲怠妙問曰初破想蘊云何

菩提路為非見精破識蘊之文答曰經文先示真妄二種根本言諸衆生用攀緣心

為自性者以前七轉識名攀緣心故言識精元明能

生諸緣緣所遺者以第八阿賴耶為識藏生無明住

地與七識俱故論云名句文身熏習為緣種種名言

皆由于想故知攀緣能生皆想蘊功能也佛咄阿難

此非汝心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乃至皆由

執此生歿妄想設為真實此破想蘊之明文也阿難

重請三昧謂由二障所纏以分別俱生二見根識相

依總屬妄想故佛以眼見燈觀種種詰辨以是眼非

燈是心非眼正明見燈見眼皆前塵虛妄相想所謂

想念搖動妄想結成乃想蘊行相也上文心目二妄

至是委破色受二蘊亦重結于此問曰次破行蘊云

何答曰行以遷流為義念念不停初微客義住名主人不住名客不住非行而何次微塵義塵質搖動虛空寂狀搖動非行而何佛言以動為身以動為境乃至匿王自傷髮白面皺殆將不久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移漸至于此後經云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生髮長氣銷容皺日夜相代曾無覺悟此皆行蘊之明文也色難妄想相為身聚搖內播趣外奔逸乃行蘊行相也復次又以寄宿旅亭喻遷流不住以掌亭不去顯妙明不還是故破行蘊之支齊此問曰次破識蘊云何答曰此中見精明元即二根本中識

精元明八識之精元本自圓明者明暗通塞諸相正顯此識精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如來指定見量指示見源從日月宮至七金山種種物像皆是八識現量清淨見精所囑將阿難于中推擇領取見性于是辨舒縮定方圖發明二種精見色空見見非見良以見精乃八識自體亦即是根本元明此所謂蘊識也以二種分別妄見證之山河國土即梨耶識能見相分見病目眚正屬元明能了根本元明見眚無咎則五蘊實泐不存八識全體洞照因緣自朕和合不和合了無覺後餘疑而五蘊皆為如來藏矣如是乃為破

識蘊如是而後爲破五蘊也問曰大師以五蘊八識爲所破之妄于色受二蘊破五識于想蘊破六識于行蘊破七識于識蘊破第八識今但明五蘊不言分破五識等何也答曰五蘊色心開合不同開則色法惟一心法有四合之則唯一識蘊也教家取五識等分配四蘊亦約略之談耳若指五屬受五由六而方生生起處同是一識五不定五也若指六屬想意識緣外境時必依末那爲染汙根六不定六也若指七屬行第七緣六帶八七無本位七不定七也若專指第八屬識蘊賴耶識起必二識相應識蘊不但第八

也永明言前五識及第八俱緣現量卽現前不生滅性六七二識落在比非二量卽念念常生滅故曰識在根籠猶鳥處羅識之與根乍出乍入啄一捨一不可執常境爲識境識爲境識如來說法當體相應如何執有一蘊能破一識分疆畫界尅定破立之法邪仁王般若云衆生識初一念識异木石于中生不可說不可說識成衆生色心根本色名色蓋心名識蓋想蓋受蓋行蓋蓋者陰覆爲用身名積聚以此文證舉識蘊則該五蘊矣除破識蘊別無破五蘊之法則此經除破五蘊亦別無破八識之文矣大師方便點

示爲行人指迷愚者執爲實法斯認指爲月者也問
曰大師立破識蘊滅第八識此義云何答曰論云所
言滅者唯心相滅非心體滅唯識云由斯永失阿賴
耶名說之爲捨非捨一切第八識體頌曰大圓鏡智
同時發其可滅乎大師意在破第八識見精顯如來
藏一眞法界卽起信唯心相滅之滅亦卽唯識永失
名捨之義非可與近德破識用根之曲說同條而共
貫也佛明言五陰六入等本如來藏妙眞如性永明
云首楞嚴以如來藏心爲宗如來藏者卽第八阿賴
耶識依聖言量楞嚴一經終始皆歸五蘊也于大師

之判奚疑

景教考

萬曆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
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問何
以爲景教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
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
羅斯立又云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
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
于布政坊西南隅妖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
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

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亦宜准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十二年秋七月于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阿羅本卽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尚仍舊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爰僧之誇詞也舒元興重巖寺碑曰鴻臚待西賓一支特异于三方亦容雜爰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有妖神焉合天下三爰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釋寺唯一爰寺有三摩尼卽末尼也大秦卽

景教也祇神卽波斯也今据元興記而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祇寺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祇神亦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西爰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祇畢國有火祇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拒佛菽卽大秦也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妖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卽火妖也宋人姚寬曰火祇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于中國狀妖神專

主事火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异地志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十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與若末尼則志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旣爲西湖師法

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曆六年回紇請荆楊等州置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淫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爲最劣矣以元輿三爨寺之例覈而斷之三爨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則爨僧之黠者稍通文字膏唇拭舌妄爲之詞而非果有异于摩尼祇神也作景教考俾士大夫之溺于爨學者知其從來如此

歎譽贈俞次寅

往余讀明州周茂山詩歎其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
近代才子無出其右已而羣公歎茂山者皆以余言
為朕今年偶遊錢城有人告我曰杭越之間羣毀茂
山以為其人可殺而詩可放也眾怒洶洶將及子子
其戒之或又曰吾子不自重採列朝詩結彈斯世之
所謂宗主者雜朕欲殺而以茂山為頓刃茂山懼殆
將逆子以自免也錢唐俞次寅者茂山之友也次寅
詩名獨噪于杭越間相與歛手推服無異詞夫次寅
茂山皆余之所歎也今也毀一而歎一譬諸焚芝而

樹蕙鍛鸞而巢鳳斯人之耳目已貿易不能自主矣
而又何以方人所謂兩口而自齧者也不見次寅久
詩益奇其得意處有挾舌錐沙崩厓倒峽之勢由次
寅觀之茂山所就當益奇此二子皆腰下有骨豈怵
于羣飛刺天逆人以祈自免者耶蘇子瞻有言士如
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余自
放于空門老而無徒朕不能無空谷似人之喜今得
見次寅猶見茂山也于其別也作歎譽一篇以詒之
并以詒其徒王備五馮道濟者共為歎息也

原諱

韓退之爲李賀作諱辨辨二名嫌名不諱之義詳矣而未覈諱之所自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盧植曰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是爲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玄曰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之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王肅曰故謂五廟諱者左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著之于經質之于傳古人之制諱也生事

耶歿事耶吉禮耶凶禮耶故曰之歿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之生而致歿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今之議辟諱者懵于生事鬼事舍故諱新之典而雜朕曰辟諱故諱之不知而辟新諱斯不仁不智之尤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今人不讀書不考古不悉忌諱典故但以獻諛教闕爲能事之生致歿陷于大不敬之律而不自知斯孔子之所哀殆于用人者也崑山歸子莊字玄恭吳越間傳知其姓字唐人所謂不以名而知其人也士友筆札忽改稱爲元恭歸子錯愕不置答謂余習于禮

物齋有學集 卷四十四
者而問焉廣昌黎之辯作原諱以告之

愚樓對

愚山子治臨江之公廨撤故亭爲愚樓山陰徐伯調
記其事於石余讀而美其文傳示坐客客有啐於旁
者曰子之營絳雲也可謂夸矣烏目再成雀離交加
真檐翠微鬪宋丹霞叢屋架棟四部五車如鳳竊脂
如雀啄花剖葦負版殫牽厥家祝融作難焚如突如
綠字焦爛丹書掀除珠塵玉膏狼籍路衢主人耄矣
誅茅燼餘斲鼻积足驕垂之廬過者竊笑咸欲削絳
雲之扁而謚之以愚臨江之樓上應星斗疊嶂盤鬱

清江蚺鰻下容旌旗將吏奔走江山風月臚列尊卑
過而目之爲愚是猶衛侯命子以惡而黃公題女以
醜也崇淵庠陵濁渭清涇甚哉其不相蒙也胡不反
其實而正其名乎言已夢寐藝語有夫絳衣大冠執
而數之曰余絳雲之守神也用誓告汝昔者金鏡委
光珠囊不收經典漫漶俗學嘲啗主人奮肤鈎河雒
披墳丘穿地藏羅天球整齊經史津涉姒周寶書玉
牒旁撫曲蒐神工百王聖德千秋浴堂沈沈宣室悠
悠插牙籤其如織執丹書以告修枝柱乎星紀之虛
歸狀此樓也雲漢黯靈墨穴晦冥有光激射上直帝

延上帝曰咨宿戒六丁霞車日轂載而上征良常新
宮祇恒舊經靈飛之印編以金繩帝之用火政也蓋
所以擺磨乾坤撈籠汗青標攝提之二眉持日月于
兩瑞既而帝車迴鐘琯吹勾萌甲坼將重理人文之
事於是臨江之樓架構經始虹蜺迴帶星河奔會憑
闌南望光景愕眙重江湫流縈紆紫翠嗚呼噫嘻此
文字之祥而非干將莫錮之餘氣也東南天柱號曰
宛委金簡玉書華爇所闕虞山閣皂離立斗牛之次
夫固皆赤帝之下都玉笥之別治也帝敦文命永賁
南戒守神司局敢告職司且夫愚嘉名也操蛇之神

以此相北叟愚谿之神以此居南吏嗟爾談談名寔
貿置嚙西家以警愚祈河曲而貴智東澗老人與客
同夢蹶朕而起燈明風肅神告在耳幸斯文之未喪
知皇覽之不可以忽遺也命筆書愚樓對以復于愚
山子

重建鄉先賢商相丞公祠堂碑

吾邑鄉賢祠首商相丞公咸及子賢按越絕書虞山
巫咸所出張守節史記正義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
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也世傳宋嘉
定間土人掘山西青龍岡得古碑八分書商相丞咸

冢五字令王燭修墓立廟孫應時爲記應時以慶元二年作令至端平元年閏十一令始及燭記乃稱前令王公嘉定中掘地事在十三年後安得懸記其不足据如此嘉靖戊子巡撫陳公行縣謂巫咸父子瞽宗之祀不應祔子游廡下議立專祠秋報門外久之刑官踞爲公署鄉先生故僭擬配祠者遂遷主于私室侮先哲黷明祀矯侮不經莫此爲甚邑之英俊王君夢鼎邵君燈考邑乘企風烈喟狀歎曰嗚呼是不可以不正卜地梁昭明讀書臺之左建祠堂三楹春秋饗祀得如甲令從事請刻麗生之碑以示永久余

惟三代之君受命中興者三巫公相太戊廟稱中宗與夏少康周宣王姬烈於國爲宗功賢繼相祖乙保又六臣伊巫居四於家爲世美書稱巫咸又王家作咸又作大戊文章爛狀昭垂訓命後千餘年子游被其餘澤北學於孔氏於南方文學爲大宗世祀綿邈流風蔑如祠屋燹於鳩居木主漂爲土梗表章修舉非後賢之責而誰責與世俗凌夷井邑遷改洞天福地羅歸池館佛宮神刹斥護家祠卜築則白石擘悲設版而青山雪涕二君之作斯廟也興感寂莫假靈盼蠻千年之香火一新百世之眉目如在其所以聳

流俗樹風聲者用意良遠蓋不獨觀乎九京聿脩厥德爲末世之盛事也余少讀周書君奭仰止先烈輒流連不忍置又觀朱子楚辭注所謂古之神巫者知爲上古司天屬神之遺法今老矣舊學荒落旣略書其事復倣楚人之歌作迎享送神詩俾邦人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其詞曰靈之生兮岳降神左陟右扈兮又有殷靈之歸兮登九天地絕天通兮日月後先神巫在天兮塵劫指掌帝筮下土兮顧眎悒快軋端坤倪兮禹跡茫茫風毛雨血兮孰辨故鄉撫彗星兮擁雲旗靈不降兮我心傷悲山城宮兮書臺址丹青刻桷兮映望委麗靈慰我兮夕降祥飈晡靄兮天門誅蕩歷商周其猶漏晷兮靈朝出游兮暮至止此邦之人兮靈之孫子吳羹楚瀝兮薦以蘋蘩靈馮我兮汎蘭峩峩殷嗥兮儼其法冠風輿兮雲馬驅厲鬼兮朔之野桂漿兮椒糝要靈氣兮愴延竚靈少留兮勿遽歸報事商實兮終古不違

吉水李氏旌門頌銘

并序

崇禎元年十二月兵部尚書臣邦華言天啓六年五月臣削奪家居長男士開赴縣課試次男士國負笈從行泊舟城西士國失足墮水江水暴漲環視莫敢

手援士開哀號整巾自投怒流中日方亭午舟船鱗集千夫失聲嘲轟萬餘俄見巾浮水上而沒諸生父老驚慟白狀所司議上請臣忤奄懼禍乞哀得寢恭遇皇上御極如天如神沈陰積蔀皆見日月臣何忍塞哀茹痛使臣男孝友奇節反為臣抑沒不獲表著聖朝是用敢啣刀負土泣血以請制曰李邦華男士開救弟投軀事關風紀著建坊旌表下有司表其門曰孝友諸生復請祀學宮附隋孝子廟士開歿時年三十有二副室宋氏年二十有二斷髮自誓紡織事姑育兩歲兒長世羈貫就學垂十年病瘁以歿巡按

御史察其狀遇亂不上行在禮部奉旨覆奏制曰李長世母宋氏准建坊旌表銘曰邦家末造孽牙運柁國有大命制于寺貂山崩川沸不令不寧陽侯天吳相其鞠凶英英俊民粲粲門子瑞鳥共命嘉水連理仲也不弔失足涸淵招手漩復再沈再塞伯氏奮身赴江求號奪我弱弟鬪彼怒濤湍流劃開鯨波中分神魚水犀捧戴角巾方憂腰領敢畫眉目沈沈龍宮茫茫魚腹帝曰忠父懿厥後昆服爾髮訓昭我德門亦有貞姬尅面務耳百歿一生以育孤子黃頭失經鳥頭莫逮孝子重趼奔告行在御書天語先後庚庚

誰云高高而不是聽煌煌忠父在帝左右清廟庸鼓
以祝以侑景星霽雲萃于一家垂芒千古扶衛帝車
惟忠惟孝邦家之慶舊史頌矣爾受命長

就亭銘

并序

愚山子分司臨江亭于聽事之側以登高騁望名曰
就亭而自爲之記東澗遺老讀而歎曰愚山子名亭
之指我則知之今夫公解隙地繚步尋丈輦糞焚樵
地少天多閣山屏列瀟江分流自下而上宛在壺中
此亭之就于地也結竹四周柱楣撐桷疎簾紙帷不
施丹堊彈琴圍棋縱琤相應此亭之就於物也人吏

浹和兵氣遠屏瓦豁凹亞蒸爲土膏風恬夜靜微聞
謳歌此亭之就于人也豈惟是哉清江碧嶂橫豎鋪
舒古廟殘峰參差夕照卷簾酌酒如在木杪我就江
山江山亦就我也暖日發春蕭辰報秋好風自來月
駕先駐良辰美景攢簇晷刻我就風月風月亦就我
也散帙命觴明燈染翰長吟而孤桐引浩歌而清角
發德音悄悄良士瞿瞿我就賓朋賓朋亦就我也嗟
夫人世之不相就者多矣天不下應地不上昇天地
不相就也東海揚塵桑田橫流桑海不相就也人生
其間役無涯之智逐有涯之生茫茫劫劫與日競走

將安就乎愚山子澄觀遺照恬智交養就谷以養神
就母以養氣庶幾古之端虛而寧一者韓子之記燕
喜所謂智謀仁居將去是而羽儀天朝者憑欄一笑
書狀如孤雲奔星他又何足道哉愚山子曰有是哉
請為吾銘銘曰臨閣皂之仙山笑班白之俗吏衣裳
劍佩背負雲氣我懷斯人室是遠而神馬尻輿逝將
從君飲就亭之酒而歌就亭之詩就亭之畫雲木縈
紆鹿衣鵝冠貌一老于其中使老鶴典客其尚亦知
為予乎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四終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五

雜文

古史談苑摘錄後記

古史談苑十卷我先君宮保公晚年讀史採劄正史
中異聞奇事可以聳見聞資勸戒者有旌行物差神
遠咫聞四部之目吳江周永肩安石摘錄其唱導因
果輔翊教乘者彙為一卷廁諸歷代禪徵之集謙益
再拜捧讀泣而言曰嗚呼斯先君之志也夫我先君
七歲而孤奉我王母卞夫人終身純慕士之稱純孝
者歸焉剛腸疾惡如食蠅之必唾世授春秋以直道

物齋在學集卷四十五
是非爲已任晚晚不遇以授經爲大師樞衣抗手正
告弟子儒者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諛聞曲學吾弗與
也談苑之成在甲辰奉諱以後以謂倚相之學董狐
之筆不獲自效于槐廳蕉園之間聊假蠹書汗竹以
托寄筆削之綱要若其生平歸心佛乘篤信三寶則
得于母師胎教熏習訓迪爲多苑談一書激揚忠孝
指陳脩悖主于明扶三綱陰闡六度斯志行之所存
也已今觀周氏摘錄旌行之部以純孝爲首純孝之
子感格人天佛爲現像顯神以表厥應一書纂集之
眼目如鏡中像交光呈露寧非异世而相感也哉嗚

呼昔者吾夫子授端明之命而作春秋孝經成曾子
抱河洛書夫子簪縹筆絳衣告備北辰俗儒以緯家
爲疑今旌行所錄滕曇恭劉霽諸人載在國史傳諸
丹青又豈可以爲蠹字鳥言漫而置之乎紫柏大師
稱左傳爲真因正果之書愍大師乃奮筆發揮撰左
氏心法安石家世稟承二師故能郵傳其緒言以證
明我先君旌行之微指謙益謹洮嶺繕寫鏤板流通
庶幾附麗弘明二集少裨法海不徒傳示子孫而已
海印愍山大師遺事記

大師歷年行履具在自製年譜及經解文集中其他

遺事傳聞不一謹泐汰訛濫條次其可紀者如右
紫竹林弟子顓愚觀衡撰曹溪中興愍大師傳云師
年十九在報恩寺廊下遇一异人謂師曰公可惜許
公可惜許師曰何謂客曰公若在吾儒能大扶名教
堯眉八彩公眉五彩吾海內求人三十餘年獨見公
一人已爲僧無如之何吾從此不復與人見也別去
不知所往

師預天界法席見厠地光潔如鏡入夜明燈如晝知
有异人司之一日晚課見一黃腫頭陀執火入厠指
燈盞添油拉而詢之知爲妙峰禪師代山陰王進香

南海受濕生瘡討單歇息師再拜願結爲法侶峰云
師大智慧能聽經後日代佛揚化我輩是笨工人行
得是笨工事師笑曰我學得師者笨工還要好幾餐
飯喫遂訂爲生交

師登盤山頂石叢內一隱者灰頭土面師作禮不答
問亦不語師默坐少頃隱者燒茶取一杯自飲師亦
取一杯自飲飲竟隱者置茶具端坐如故師亦如之
又少選炊飯唯取一碗一筋自食飯罷復坐師一一
如之夜中者出岩外經行師亦隨之第東西各步如
是一七者問仁者何來師曰南方來者曰來此何爲

師曰特訪隱者者曰者面目如此別無奇特師曰進門早已看破了也者笑曰我住此三十餘年始遇一不同風一夜師經行頂門一聲轟如乍雷山河大地身心世界豁朕頓空空境非尋常可喻如此空定五寸香許漸覺有身心漸覺脚下踏實開眼漸見山河大地一切境界如故身心輕快舉足如風輕者曰今夜經行何久耶師告以所得境相者曰此色陰境耳非是本有我住此三十餘年除陰雨風雪夜夜經行此境但不著則不被他昧却本有師深肯禮謝遂相從過夏將別者送師至半山淚如噴珠歸與妙師述

如上因緣汪司馬曰如是則吾師住山已竟師曰猶是塗路邊境界耳

泐光和尚每以本色鉗鎚代師師曰一一獲益每命師撮背洗足皆能如其意諸宗候見之皆怒師曰我等別有眼目非公等可能識

師在報恩有山人製印章相詒文曰清郎印囑曰善佩之爲後日證至五臺與妙師卜居北峰之龍門開基五尺得銅佛高尺許揩洗佛背下有清郎造三字師取印章示峰衆皆驚歎師坐龍翻石聽沸泉經年至泉聲不斷如不聞乃入定峰知師將入定乃別

匡王山黃龍潭徹空禪師訪師于龍門留與同住大雪經旬各臺頂雪吹聚龍門覆靜室深幾十丈寒甚徹師推簾撥火以手揆之知為雪擁師命吹火火發師曰性命可保矣融雪作茶飯畢相對兀坐聞隱隱有人聲曰此是臺頂上人為我開雪聲寂曰此或夜矣雪中不辨晝夜以聞聲為晝分不聞聲為夜分耳久之人聲漸高朗漸近乃北臺白馬寺中臺三處集三百餘眾執鋤鑿筐箒揆竿下臺頂覓龍門路依朕挖洞用竿前揆隨揆隨挖竿擢著靜室眾人歡呼勇猛抵門而入掀簾見師抱足慟哭曰經此大難幸而

有火此佛天默佑也師合掌謝眾曰也要經過始得

粵東獍豸數叛戴督撫請師議之師會通六道分布諸將先察所過地方安官把守樹旗標幟不得侵犯

良民自出師從船而進獍豸聞風逃竄盡種族招安

新立官署師還出所著奇門指掌一書行世

嘉興年譜云是

時獍豸破欽州事已潰敗師以重名用幡幢寶蓋入洞說降之賊既退安輯欽州百萬生靈制府乃有請王師問罪之疏以揜前失故僅得論劾罷

衡戊申冬進曹溪禮祖容明年四月謁師于端州每

坐談見師熙怡而笑衡曰大師笑儼釋迦微笑可悅

可愛師曰公好眼力我少在報恩有梵師言我口如

印月卽佛口也當大轉法輪公亦識之奇哉六月師歸曹溪一日清晨知微爲師梳頭衡喜曰日輪初起映師白髮皆金色光明卽紫金光也師曰我在臺山大塔院寺見一梵僧偉狀可怖手拉余曰滿頭髮皆紺色當大作佛事今公亦識之用意亦微矣

衡在曹溪夜譚次大師向衡曰我後日無肉身衡曰何以知之師曰達大師令我摸他全身上下筋骨血肉長成一塊手臂如鐵棍相似知他身堅固不壞我身皮肉虛浮一捏空去則知不堅達師多劫呪力薰習乃爾也師在靈湖託劉居士買壽木隨身向衡曰老身一生多睡身後與我做一長棺伸脚睡去自在師向言達大師肉身不壞今爲闍維不與留世自言無肉身今却全身供奉不知二大師淆訛在甚麼處嗚呼真支殊普賢大人境界非凡小可識

嘉興年譜附錄云凡世所傳如陳亞仙毛賴債蕭公子等事悉從宗鏡侍者訂其訛惟爲靈通侍者戒酒事聞之特詳侍者占城國王太子父王遣大臣五人伴太子來曹溪請六祖往彼供養祖不許太子大臣俱立化于海濱五臣爲神顯靈韶陽南華山門外立相公祠旁有相公橋太子旣化復現身爲祖侍者獨

不戒酒祖許之得受法去有一鉢留寺寺僧鑄銅像侍立袒肉身傍像頂布巾帽鄰寺鄉人日盛一鉢酒供之供酒後酒化成水其帽欹側大師入山與寺僧授戒衆言靈通侍者飲酒我等不合破戒大師作文啓祖座前爲靈通斷酒卽碎其鉢侍者從此不受酒供以酒供之酒不成水帽不復側矣

大師坐宗鏡堂兩僧夾持一狂僧歷堦而上乞師引救云此僧持大悲呪五年素無敗行不知何故着魔顛狂不止大師曰此病可醫徧詢堂中得持習穢跡金剛神呪者三人大師于坐間自持令習者傳教之

初傳昏狀不省大師以摺扇於案上震威一擊提授一句應聲如響習者逐句傳竟狂僧如夢頓覺頂禮而退又一日一僧來禮拜未起擊扇喝曰殺人賊見我作麼知事作速退出衆皆愕狀莫測越一日以盜被獲

岳司馬石帆在儀部時值大師罹難抗言申救至是謁見於嘉興金明寺岳問曰中庸素富貴四句大師作麼解師曰素是張白紙盡个紗帽便做个紗帽盡个乞兒便做个乞兒岳以禪理作戲論嘿狀而退

大師在金明寺齋畢列燭茶話有醉皂隸扣門大呼

今日活菩薩下降我求超度何故攔阻大師命之入
合掌禮拜胡跪語云他是錢大復身是仲仁託體求
度弟子生前持長齋脩淨土八載今亡期當五七不
到陰府合生西天望菩薩慈悲指引伏地哭泣不已
大師呼念佛者舊六人侍立親掇數珠每展一珠念
千聲佛鬼身卽能念念念佛竟演蒙山施食文至應觀
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舉扇擊案疾呼速得解脫鬼身
應聲曰解脫竟三呼三應起具佛子威儀稱謝往生
淨土東南禮大眾云各各努力龍華會上相見更餘
大師輿還舟鬼身隨輿望大師登舟頂禮謝訖仍還

禪堂口去作謝錢老官賴托身得度撲地而醒仲仁
者居寺之隔河生前脩淨土甚虔是日亡值五七皂
隸以催糧入靈座前乘醉引魂得度也仲仁子聞韶
天啓辛酉舉于鄉次日許憲副子泰惟延大師至家
對靈說法大師語悉開示平生陰事聞者毛豎

桐鄉顏生生居士家于石門嘗夢伽藍神命迎賓頭
盧尊者見有大僧中堂正座旁列侍坐並一時名宿
衆所知識者越日聞大師東來往迎于松陵歷雙徑
雲棲所至隨侍命名福堅大師還過石門居士恭迎
至家設大供家有梨園命演拜月亭記先擇侍從受

具戒者始得與席一時名宿如聞谷輩咸在居士歎
息宛狀夢中迎賓頭盧實境也

居士即廣州司理俊
彥之父事詳託生辨

中次日弟子譚梁生請問看戲不碍戒律否大師云
大難說他人一日不犯戒一日是不犯戒我日日不
犯戒日日是犯戒

曹溪有室女發願繡千佛衣一襲奉供大師慮口氣
不淨以黃絹裏口衣成而大師遷化入龕衣畱寶林
庫笥及肉身還曹溪出龕時紫縉羅衣見風星碎乃
取室女所製千佛衣衣之衣在笥二十二載光彩如
新以室女願力所持遂得爲最後供云

雲間張翼軫敘大師年譜云余昔守韶州遣衲子本
昂迎師於五乳師掩關八月迎衆至啓關戒行大衆
環聚泣畱師曰曹溪吾志也時節因緣敢不隨順徼
靈六祖得歸骨焉幸矣壬戌膺月至曹溪明年冬余
奉宗伯蕭公命入山候師疾師披余所供禪衣合掌
稱謝曰山僧行矣談笑而別是夕遂化去余復入山
庀後事營葬塔蓋影堂差了皈依一念亦不負蕭公
付囑也余量移去韶五乳法嗣借大力於當事者遷
全蛻歸匡山而爪髮畱曹溪余所營塔院亦如故諸
法空相本無去住師亦何心邪因侍者心啓來請略

述于譜末如此

計十六條

書史記齊太公世家後

流俗語云太公八十遇文王孔叢子宰子冉有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則俗語固有本也有言七十者說苑云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呂不韋韓嬰皆言七十有二是也有言九十者宋玉九辨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是也按楚辭天問云師尚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高誘註淮南云太公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

九十爲文王師佐武王伐紂韓詩外傳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屠牛朝歌九十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說苑又云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一合于周而侯七百歲此皆七十未遇之證也考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一年周文公四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望以爲師卽史記西伯獵渭陽載歸立師之年也太公七十鼓刀始學讀書則遇文王時爲八十明矣竹書又十年爲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則太公年當九十又十年庚寅周始伐殷明年禽紂牧野計庚寅年太公正百歲九辨言九十顯榮及諸書言

九十爲天子師蓋撮略九十百歲受丹書誓盟津之事而通言之非尅定遇合之年爲九十也歷武王成王迨康王之六年竹書齊太公薨則先于太公二十二年矣太史公世家云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曰蓋者亦疑詞也文王得太公之年經典皆無明文司馬遷馳騁古今不能通知尚書疏又謂成王時齊太公薨周公代爲太保凡此之類闕誤弘多郭璞謂竹書潛出記載之後以作徵於今日信也昔者周史卜畋其兆曰將大獲非熊非羆而詩人歌牧野肆伐則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鷹揚云者所以

極命百歲老人飛騰鷲擊攫身側目之狀非熊非羆猶爲笨伯云爾廉頗老將被甲上馬亦尚可用馬援征壺頭病困叟足以觀鼓噪年才六十餘耳獨不畏此翁笑人耶今秋脚病蹒跚顧影明年八十恥隨世俗舉觴稱壽聊書此以發一笑而并以自勵焉

書華山募田供僧冊子

後五百年佛泐之行世者少林天台賢首三宗而已論者謂台賢二家門庭如綫惟禪宗爲盛而禪宗則惟臨濟一枝開堂演法刹竿相望五花開後殆莫甚於今日蒙則以爲不狀以天台言之荆溪四明中興

已邈法華宗旨具在三觀四教固瑩如帝珠也以賢首言之圭峰長水繼述罕聞華嚴綸貫具在三法五教固渙如寶網也譬如千金之家堂構無恙囊篋依狀其子姓引繩守株雖無克恢張緒業顛隕蕩折之禍固可無慮也若今之禪門自命臨濟後人者其一二巨子未得謂得久假不歸以小辯飾其小智以大妄成其大愚魁僧旃陀一登其門莫不盱衡讚歎彈指徹悟用是以簧鼓羣昏簸揚狂慧盲師作偏則判能大師爲外道禪師子吠聲則斥龐居士居二乘果棒喝如劇戲付拂如酒籌以瞽視瞽以聾聽聾敢於

抹撥教典詆譎尊宿以蓋護其膚淺脅亂之衣鉢此所謂大妄語成如刻人糞爲旃檀形者也而舉世尋附聲響激揚尊奉如恐不及嗟乎佛燈中微法運單弱愚而爲下根枝而爲義學窮露弱喪而爲失乳之兒爲除糞之子于法門猶無與也彼且爲邪師彼且爲魔民彼且認面失頭彼且中風狂走佛言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亂世界潛匿奸欺號善知識惑衆生墮無間獄金河誓戒皎如冰霜衆生瑱耳甘從淪墜人以爲極盛我以爲極衰斯固先佛決定清淨明海懸示于今日者也雪浪大和尚賢首之法匠也其

徒曰巢雨蒼汰分路揚鑣各振法席今獨蒼老歸狀如魯靈光而華山含光渠公則與蒼老代興者也渠公網羅三藏鈎貫三昧精心慧辯超狀義解之表賢首耳孫非公而誰公念先支那和尚有言佛法壽命其唯常住常住不存我法安寄於是有墓田供衆之舉佛日未旦昏衢交驚與其聚盲徒養閒漢岐目眇舌盲叅瞎證固不如研窮藏海宣明教網支狂瀾而漉末刼者之爲得也療疔瘵者必庀上藥拯流溺者先具慈航爲法之士痛心狂易聞公之爲有不褰裳而從之者乎蒙以爲扶正法續慧命標準人天之眼

目於是乎在非常塗福田布施也奮筆書之辭無頗焉

萃止軒說贈張登子

人之生於斯世功名富貴熏染於外聰明才智驅策於內置身於奔車傳遽之中畢世而爲勞人者多矣通人志士深知其病而以山林詩書朋友三者爲之藥狀吾觀淵明停雲之詩以爲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其於周續之龐叅軍劉遺民諸人流連往復南村移居之作三致意焉則淵明之所以定跡淡棲望古遙集者其結志尤莫尚於朋友也

山陰張登子以瑚璉接神之器棲遲冗散未老倦遊將歸隱東中取良朋萃止之義名其軒曰萃止登子家在千巖萬壑中枕籍詩書詩筆妙天下今盡束其所好而歸於朋友有淵明停雲之思與能藥其病而終不爲勞人也審矣淵明歸鳥之什曰翼翼歸鳥晨去其林遠之八表近憇雲岑此始爲登子而發榜其語於斯軒亦可以藥世之勞人勞勞而不知止者也余爲倦飛之鳥久矣老歸空門倣趙州八十行脚青鞵布襪將叩萃止之軒而倚杖焉恐登子以野客拒我也書是以先之

家塾論舉業雜說

余少事科舉之業聊以掉鞅馳騁心頗薄之通籍以還都不省視今老矣昏昏如隔世事從子孫保讀書續言胚胎前光評選皇明制科文字請余爲序茫茫無以應也老人多忘覽塵偶憶雜書間見數條并示吾兒孫愛俾傳諸塾耳

或問時文可傳乎曰必不傳王介甫始作制義而介甫之制義今無隻字劉文成覆瓿集所傳春秋義者前元應舉之作兔園村夫子咸可以奮筆也狀則可廢乎曰何可廢也三百年之舉子精神心術著見於

是天啓乙丑而後文詆迭興卒有百年之歎于尺幅中見之識微之君子慎思之可也

橫浦心傳曰或問科舉之學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剽竊更不曾理會脩身行已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說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脩身行已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王龍溪云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讀書如飲食入胃必能盈溢輸貫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如寫家書句句道實事自有條理若替人寫書周羅浮泛謂之沓舌于此知所用心卽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馮祭酒開之好作經義紫柏大師遺書誨之曰時義不做亦可卽相知求教者稱心現量打發足矣何必苦心自作昔李伯時畫馬秀鐵面訶之以必墮馬腹而入地獄今之留心時義者心術純良一旦出身做好官則亦有益如心術不佳藉此出身爲大盜而劫人則先生之罪較李時尤甚

趙浚谷子有儁才不課舉業其壻李廓菴怪而問之浚答曰吾見近來舉業日敝一日故不欲見曹爲之

廓菴曰近來舉業日盛一日乃以爲敝何也浚谷曰
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以示余廓菴檢得十先生稿
瞿昆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
曰此文佳處何在廓菴指其講子說處云卽其不輕
於仕則他日之能事可知卽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
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謂近來舉
業之敝正指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
豈暇推及他日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
喜之耶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
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

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愚也余謂四公之論舉業皆
聊爾及之春蘭秋菊各有其長皆士子所當知也

杜工部云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余謂
時文亦狀有舉子之時文有才子之時文有理學之
時文是三者皆有真僞能于此知別裁者是也

何謂舉子之時文本經術通訓故析理必程朱遺詞
必歐蘇規矩繩尺不失尺寸開闢起伏渾狀天成自

王守溪以迄於顧東江汪青湖唐荆川許石城瞿昆
湖如譜宗派如授衣鉢神聖工巧斯爲極則隆萬之
間劉定宇馮開之蕭漢冲李九我袁石浦陶石簣諸

公壇宇相繼謂之元脉江河之流不絕如綫久而漸
失其真湯霍林開串合之門顧升伯談倒插之法因
風接響奉爲金科玉條莠苗稗穀似是而非而先民
之矩度與其神理漸滅不可復問矣此舉子之文之
僞體也

何謂才子之時文心地空明才調富有風檣陣馬一
息千里不知其所至而能者顧誦焉錢鶴灘茅鹿門
歸震川胡思泉顧涇陽湯若士之流其最著者虞澹
狀王荆石袁小脩其流亞也莽蕩如郝仲輿雜亂如
王遂東竊啣竊轡泛駕自喜可與龍文虎脊並稱天
馬乎此才子之文之僞體也

何謂理學之時文季彭山姚江之別支也楊復所近
谿之嫡孫也趙夢白洛岡之耳孫也李卓吾紫柏之
分身也稱心信理現量發揮可以使人開拓心胸發
明眼目旣而縉紳先生罷問講學點綴咕嗶招搖門
徒以燈窓腐爛之辭爲扣門乞食之計風斯下矣文
亦如之此理學之文之僞體也

茅鹿門云王唐瞿薛正宗之外錢兼山善發揮枯題
能敷演一言爲千百言周用齋善收拾長題能攢簇
千百言爲一言涇陽先生與學者言唐瞿之文中行

物類彙編卷四十五
也我之文狂也陳筠塘儲樊桐之文狷也今人知陳
儲之氏名者鮮矣

嘉靖以前士習淳厚房稿坊刻絕無僅有許選程墨
行于世者敖清江項甌東也嘉靖末年毘陵吳昆麓
吳江沈虹遠游于荆川之門學有原委始有正脉烹
覽之刻學者皆宗尚之厥後則有劉景龍之原始范
光父之文記皆以軌範先民本原正始而時賢之窻
稿青衿之試牘皆不得闌入焉萬曆之中婁江王逸
季始下操月旦之評狀用以別流品峻門戶而已未
及乎植交萬曆之末武林聞子將始建立玷墀之幟

狀用以振朋儕廣聲氣而已未及乎牟利禎啓之間
風氣益變盟壇社墀奔走號跳苞苴竿牘與行卷交
馳除眼底報與文評雜出詆言橫議遂與國運相終
始以選文一事徵之亦當代得失之林也

天啓初湯臨川之仲子大耆偕來如容掌科游長安
如容盛談時莠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
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感謂之不免
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烹黃二句文云周師
人君子怒可也改恕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
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家先生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已吾此文引詩語對左傳也如容鼓掌曰吾
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證乎其人俛首而去如容
語余先輩文不可輕易彈駁如此

萬曆間王麟洲督學閩中擢晉江李衷一于諸生中
時衷一已爲宿名士矣己酉科遂中解元余生才四
年耳初學舉業先宮保命讀衷一小題文日課不輟
又得其刊行四書文毅奉爲穀率丁未落第相遇於
虎丘觀其衣冠舉止儼如古人談及文毅衷一蹴狀
拱手曰當時偶標目示二三學徒不意遂傳無從禁
止耳是歲歸閩悉取近科時文選次爲一集題之曰

赴鵠編而敘其緣起曰向之云文毅者志先生之穀
余與受之之所共也今之云赴鵠者赴受之之鵠也
曹子建謂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字倚
撫利病如衷一之虛心善下推挹後輩豈徒賢于世
之君子乎余少壯盛氣頗犯季緒之病老不解事猶
有餘愧詩不云乎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其在今日追
維衷一之德音其亦可告已矣

第 35638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本

図書館

10

特種有學集
卷四十五

九

号	3113	平
SS	113	平
	味	望
	大	頭
	就	書

